

年七十二國民
版出日一月十

自由譚



30¢

紙聞新的越優最爲認公致一

報晚美大文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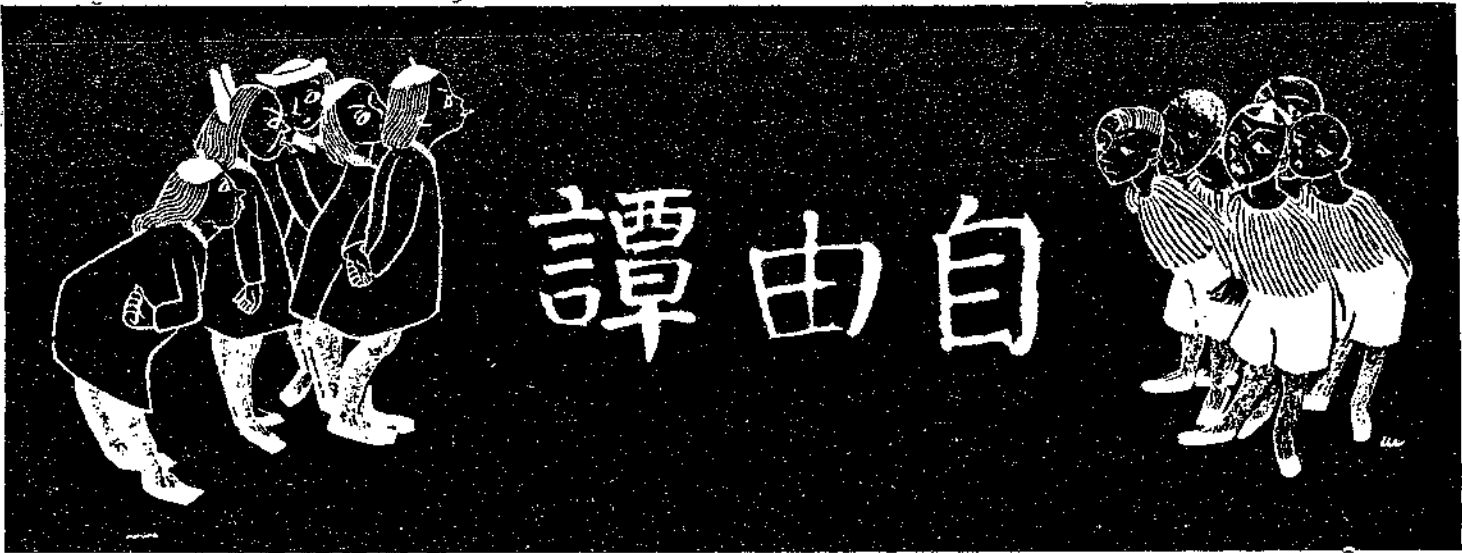
：點優之列下有具

- (一) 本埠唯一之英文大美晚報，以往已保持極信實之榮譽，對戰時之服務，尤倍於前，增加篇幅，充實戰訊，所載消息特別迅速，且詳實可靠。
 - (二) 搜羅全世界各處新聞，自晨間至下午三時之消息，即可於晚間呈君眼簾。
 - (三) 關於上海戰事史蹟的專載，筆調輕快，彌覺珍貴。
 - (四) 七大通訊社供給全球新聞，爲英文大美晚報讀者服務，除早報中十五小時之消息外，特刊登本報將付印時之最後消息。
 - (五) 「特著」月門，爲一專門描摹中國之風土人情之特寫妙文，由袁倫仁先生每天擔任撰述。
 - 「吸水具之外」金斐禮先生著，敘述上海初期地方官廳之幽默演出，輕鬆淋漓。
 - 「週評」西人胡德海先生每星期六著述一週間時事評論，而立場嚴正，刺戟有力。
 - (六) 其他精彩之一斑：長篇創作，桃洛賽狄斯女士信箱，填字遊戲，卡通畫之開始，家庭歷史性的圖片，等等。
 - (七) 推定記者，專門担任採訪，偶有事件之特殊消息。
 - (八) 體育消息，如當地或全世界之球類或拳擊田徑之動態，莫不詳爲選輯，另有體育性之專載多篇，尤爲名作。
 - (九) 經濟消息，以及婦女之部，亦逐日予以刊出。
 - (十) 週末有星期六特刊，增加有八頁之多，附彩紙印體育特輯一張。
 - (十一) 大美晚報廣播電台：呼號 X M H C，週波七百十周，自上午八時廿分起下午一時起及十時十分起，上午十一時半起報告大美報消息，及國語粵語節目，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起報告大美晚報消息以及國語粵語節目，本電台於戰事時期，對聽衆供獻極多，今後當進一步爲大衆服務，使電台之與報紙方面呵成一氣。
 - (十二) 此各界所歡迎之友愛報紙「英文大美晚報」每於傍晚各處即有叫賣或專差送達貴府或寫字間。
- 預定全年廿四元，半年十二元，三個月七元。
(外埠) 全年卅元，半年十五元，三個月八元五角。

館報晚美大文英

○八○四八話電 號一廿路亞多愛

(POST MERCURY CO., FED. INC., U.S.A.)



自由譚

自由譚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自由譚

戰爭的速率——分割捷克——中國與美國——漢奸的謠傳——國際同情中國——大公報星期論文——胡適之駐美大使——新教長對新學制——小學課本——淺近與淺薄——論持久戰——新聞報與荒謬地圖

編輯談話

中國與日本的歐化

清代學術史的整理工作

一年在上海

駱駝與蠢馬

夜襲

幾個賣掉了靈魂的律師

避難記

無題錄

吃角子老虎的命運

腥風

譚助二十三則

插畫

抗日救亡的勁旅：五路軍的全貌

中國抗戰希望之一：忠義救國軍的活躍

日軍殘暴的攝影報道

紀念碑式的漫畫與手榴彈的漫畫

中國民間的彫塑藝術

編	胡適者
張若谷	邵洵美
徐許	泳清
王荅坪	達祖
章克標	曾迭
耀五	閑大

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

Editor: EMILY HAHN
 Publisher: EMILY HAHN
 Distributors: POST MERCURY CO.

21, Av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Vol. 1, No. 2, Published on October 1st, 1938.

30 CENTS A COPY; \$3.00 A YEAR

自由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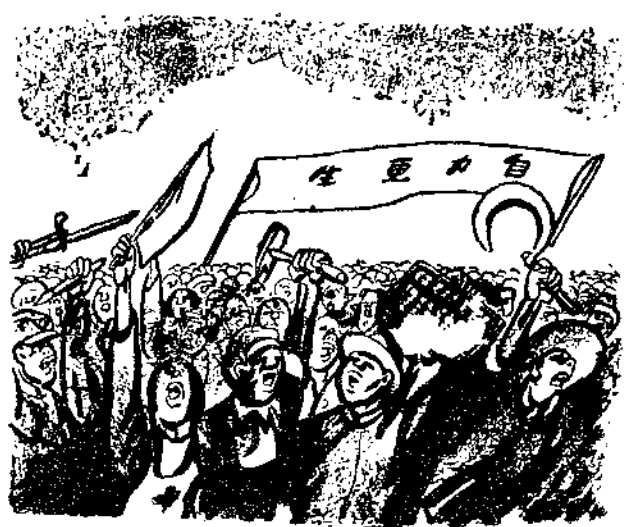
編輯人 麗美
 發行人 麗美
 總經售處 POST MERCURY CO.

上海愛多亞路廿一號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每年十二期定價三元

戰爭的速率

美國見識十日刊第二卷第一號裏有下面這樣一段話：『今年夏天，我們可以乘了飛機，在一日內從柏爾格雷德到倫敦；但是「戰爭」的速率比飛機更快』。作者當然是指目前世界又受着第二次大戰的威脅：從日本侵華，佔據東三省起，接着是閩北



自由譚

的戰役；意大利的強吞阿比西尼亞；德意的協助了西班牙叛軍反抗政府屠殺人民；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的大舉犯華，張鼓峯日本的對俄挑釁；德國的兼併奧地利，以及分裂捷克；戰爭蔓延的速率，自東至西，自西至東，的確如火燎原。本文發稿時，英法正將割捷克領土界德以保持和平之折衷提案送達捷克政府；結果如何，輿論不一；歐洲戰禍，是否

能暫時避免，自難斷言。關於中日問題，則最近消息，國聯已接受中國申請，對日實施盟約第十七條。日本是否能因此覺悟其非人道之行為，亦未可必。總之，世界和平固無日不有全盤崩潰之可能；而『戰爭』行動之猖獗，若非用極堅決與極迅速的手段以阻止之，那麼，當牠高速度地蔓延起來，誰都會後悔莫及了。

分割捷克

況且據最近消息，當英法對捷政府提案實行以前，波蘭已增兵捷邊，有要求歸還德成區之企圖；匈牙利攝政霍爾第亦定與德陰謀向捷作土地之勒索；刀俎魚肉，戰爭的惡魔正在向各處誘惑與挑撥呢。原來英法的提案裏面有如捷克割讓蘇台德區內日耳曼人居住佔絕大多數之處以後，則有關係各國當簽訂條約，保障界線修正後之捷克國領土完整；波蘭及匈牙利的舉動，便是對於這條文的反響。他們這種反響是並沒有多少力量的；他們似乎已經忘了希特勒的野心，將來也許還想把他們也完全吞下肚去；不過這都可以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安分，任何人都不能真心為和平的擁護者。

中國與美國

中國當然是和平的真心擁護者，但是現在被日本逼迫到不得不抗戰了；美國當然是和平的擁護者，但是恐怕遲早不得不出來主張公道而準備犧牲。

漢奸的謠傳

現在外面有許多謠傳。日本雖然盡其全力以攻擊漢口，傷亡雖多而結果毫無，但是有不少思想腐敗之輩却都在預算着萬一中國放棄了漢口以後的局勢。他們都以為列強會幫了日本逼迫中國議和。他們把這次英法對捷克的提案作為例子。他們說：英法既可以為德國的暴力而屈膝，那麼當然也會因日本的淫威而低頭。他們這種的議論，完全是對事實沒有認清。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說，簡直應當指發出那種議論的是漢奸；他們是故意在混淆黑白，擾亂民心。要知中國決不能和捷克相提並論。中國的領土是中國的，捷克的領土是併合人家的而成。中國的戰事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捷克的變亂是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種要求還歸故土。國際對於中國祇有同情，而理應協助；對於日本必然厭棄，而須加制裁。國際對於捷克却會有各種的見地，權衡利害，研求適宜，所以有現在這個解決；況且即目前的提案，也不免被人指斥有放任希特勒撒野的責任。再以中國和捷克本身而言，那麼中國有絕大的自衛力量，上自政府下至百姓又無不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但是捷克則能力既薄弱，機構又未嘗統一，隨時開戰隨時便會有亡國的可能。中國和捷克國家的地位完全不同，民族的性質完全不同。解決中日問題，祇有一條路：那便是把這統一的力量作至上的抵抗，到了日本兵士的意志完全毀滅的時候，

到了世界的良知完全覺醒的時候，問題自會解決。

國際同情中國

國際對中國的同情是值得中國自傲的；但是，爲中國自身而言，應當以之作勉勵的力量，切勿以之作解決的方法。對這次國聯接受中國的申請也宜用這個態度。在許多日報社論及新聞裏，我們時常讀到有一種暗示日本希圖獨佔中國市場，而以利益來引誘關係各國干涉的論調，這是不足取的。

大公報星期論文

我們以爲像蔣百里先生在香港大公報上撰述的星期論文，態度最光明，認識最清楚，理論最準確，證據最充足。像這樣卓越的宣傳文字，方會使人不感到誇大，偏見和淺薄；對外對內方會發生效果。在戰事期間，無論那一方的報紙，都難使人盡信；蔣先生的文章更令我們佩服。因爲上面說到社論和新聞，所以我們順便提到這一向要說而沒有機會說的話。

胡適之駐美大使

再有胡適之先生也是擅長寫這一類文章學者。要知高調不足取信，八股祇能惹厭。作文談話，同此一訣。胡先生被任爲駐美大使，可稱得人。我們更順便在此地慶祝一句。

新教長對新學制

中國這次有幾位當局職位的調動，的確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教育部長易人也是使我們欣幸的。

中國教育的所謂新學制，有許多地方使人不敢贊同。

以學年來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一共十六年。再加幼稚園一年或兩年，便是十七八年。這十七八年的教育費，足使中等人破產。這十七八年的讀死書，足使天才麻木。大學畢業出來，再求深造，不要說經濟能力辦不到，學生的精神毅力也早已摧殘殆盡。於是大學畢業（大部份早已爲了經濟能力而在中途輟學了），十九便得趕快尋飯吃；十七八年的教育，祇造就了些庸落之材，以及一般『職業狂』的半瘋子。再看學校的教本，非特遲滯得像開慢車，簡直重複得像坐了遊艇在湖心徜徉。這種新學制早被人懷疑有『愚民』的可能，希望新教長能從此地入手！

小學課本

對於學校的課本，我們有許多話要說，將來當撰專文討論。我們最不满意的是小學課本。要知文字淺近並不是容易事。通常發行教科書的好像以爲小學課本祇要有中學程度的人便可編製。要知編製教科書需要許多專門的學問；現在市上的小學課本可憐（也可恨）祇達到了『淺薄』而沒有達到『淺近』。

淺近與淺薄

『淺近』和『淺薄』的分別，其實很容易辨別，可惜中國人好像都不能明瞭。小學課本犯這個毛病；即擔任平民教育，大衆文學者，也忽略了這一點。

論持久戰

所以毛澤東先生的新著便值得使人讚揚了。這

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範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誦，中外稱頌，決不是偶然事也。

新聞報與荒謬地圖

講到文章，眼前却有一個笑話。這是我們在九月十八日報紙裏無意中發現的。一段關於『亞爾西愛荒謬地圖』的新聞。在文匯報，在譯報等大報上，新聞稿完全一樣，可見是說同一通訊社發出，其事實是絕端可靠的。他們的標題都是『亞爾西愛荒謬地圖，六團體聯名提抗議』。新聞共四節：先爲介紹；繼爲『抗議原函』，『公司復函』，最後爲『本案調查』之新疑問。蓋該公司復函，對於印行荒謬地圖的時日及事實有可以使人懷疑處，故各團體仍繼續調查。但是這樣一段重要的新聞在新聞報裏却以小號字登載在第十七版最不重要的地位。標題比緊前的某律師『移滬執行律務』更小一號字，且改爲『亞爾西愛勝利公司，印售地圖事不確』。至於新聞內容則祇把『公司復函』改爲答話口吻，又在前面加了一些該報記者去訪問的介紹。這是新聞報的獨特見地呢？還是新聞報以爲該報讀者不必知道該案全部真相呢？新聞報以一張被檢查之報紙，忽然在前些時日變爲由某國人發行；而其改良的成績，竟然如此，實令人不能了解！



中國與日本的歐化

胡適

但是這些小錯誤絕不影響該書的價值，這是一部『中國歐化』的真實史劇。我們可以根據原文來做一個概要（休著二八六——二八七頁）：

『第一是十七世紀初葉，對耶穌會士熱烈的歡迎……』

『第二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對南洋來的番商的不信任與厭惡，接着一部份負責人員認為應當去學習這些商人的戰術。』

『第三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一部份學者發現西洋人士，除了兵器以外，他們的文化與學術，中國也須注意。』

『第四是二十世紀，那些受過教育的青年，忽然覺到自己文化的懦弱，不適宜於這一個近代的世界，以為中國當加入這一個近代世界的生物學的競爭以求生存。』

『第五是對於西洋的懷疑，以為牠並不像一般改造家所想像的那樣和善與有道德；更以為中國應當用了自己的方法來拯救自己。』

『最後便是國民革命以來的情形。我們看到一個較以前更明顯更有力的現象。在各階級中我們看到一種新的自信力，他們能去調和一半傳統一半新生的狀態，去造成全民族的統一，能力與品行。』

該書的主體是在詳細敘述那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在教育上，在科學，醫學，與文學上，一切文化變遷的階段。在作者序文裏，休斯先生說：『在中國，歐洲的文化遇見了一個和牠一樣老，甚至比牠更老的文明。這種文明曾經在文學，詩歌與藝術裏表現過自己，而現在是儘有能力去對和西洋接觸的結果作合理的探討與批評了。作者在那本書裏隨時發着同樣的議論；』

『我們向周圍一看，可以發見有一個新階級（有都市頭腦的新階級）正在作着大規模的實驗，他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境界，他們已能知道什麼是他們所需要的與什麼是他們所不需要的。他們把西洋文化完全捉住了，應拒絕的拒絕，應接受的接受，而他們所接受的，他們又能立刻拿來修改得合乎他們自己的趣味。換一句話說，那麼，正有一個清楚的中國頭腦是在工作着，一個清楚的趣味，一個清楚的關於道德與美學價值的判斷力，在工作着。』

有兩部傑作，差不多在同時出版。他們寫的都是關於近三百年來，尤其是近七十年來，過渡時代中的中國與日本。一部是休斯著的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一部是賴德婁夫婦著的過渡時代中的日本。這兩部名貴的書籍，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各人講着一段關於這兩個正在作戰的東方國家在文化變遷上根本別異的故事。

休斯先生的書裏面充滿了歷史的事實及詳細的記載，而絕少理論。雷德婁夫婦的書是『一步步地從現象去研求因素』，理論的探討便多於事實的敘述。

休斯先生在福建省內地傳教了好多年，後來又在上海及北平居住，他能講中國話，他以一個英國人實際主義的頭腦去描寫中國生活各方面逐漸的更替，他從沒有想到要用理論來解釋。賴德婁夫婦在日本祇耽了兩年，他們所受到的德國式的哲學訓練當然會使他們去依據了理論來了解日本的擴大而又複雜的變遷。

結果是休斯先生的傑作裏，每會專名詞用得太多，事實描寫得太詳細，有些地方便不免有錯誤。而賴德婁夫婦的作品却活像一位哲學家在旅行中的對於人物的隨感錄，有時理論多得找不到事實根據。

休斯先生對於中國的人名書名等有些應當更正的地方，希望他在再版時注意。（如嚴復譯的天演論是赫胥里的名著，而不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顧炎武與顧亭林是一個人；崔東壁是宋學的中堅而不是漢學派的代表等，譯文從略。）

這議論似乎很簡單，但是祇有這一位終身在中國傳教者的筆尖下才寫得出這般體貼，這般深刻的文章。而大體看來，我們相信這是真確的。我也曾經說過，中國的現代化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西洋思想及組織的接觸及影響的。爲了那種澈底的民主的社會機構，又爲了統治者的無能，不足以指導這種變動，於是中國的西洋化便慣常由幾個私人主動，他們溶化或浸沉在各種思想中，逐漸地得到了一般同情的追隨者；而當人民都信服了，一切顯著的變遷便因之完成。從鞋子到文學革命，從曆朱到帝制的傾覆，一切都是自願的，同時也經過了理智的討論的。中國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也沒有一個人，或是一個階級，能有相當的力量來抵制這一種傳染性的與破壞性的文化影響。更爲了這變遷是出於自願，所以便沒有怨尤或懊悔。

當我們讀着雷德妻夫婦關於日本歐化的巨著，我們可以看到一段完全異樣的故事。這段故事也可以用該書作者自己的話來說明：

『這一個尚未屏棄中世紀形式的國民的興起……他們最緊急的步驟便是去運用外國的戰略。日本完全採取了西洋的軍備制度，不但設置充分而且能夠應施。』

『最初的時期他們尚不能完全領會……幸虧有了個小泉八雲。他雖然異西洋人，但是一視同仁。他後來入了日本籍，於是熱誠地想出各種方法建造起一座西洋軍火的蟻壘，俾使日本的天才及其他不受到外來的侵犯。』

『在當時實在想不到從這一步便會一步步地進展下去的。』

『軍備慣常代表着一個時代的工業水準。要在日本設置軍備，要使他發生效用，要使他適宜於該國的情況，須得有相關的教育與訓練。強迫的軍訓，與大量軍官的製造，便是使人民裏面最活躍的一部份時常脫離原有的日本環境……一個健全的組織須得有一切的技术學校以澈底教導各種自然科學，俾一切的工廠能夠製造軍事上所有的設備。』

『總之，既然一個近代的武裝的國家須先是一個工業國家，日本便祇得也走這條路。但是工業化，既靠着各種出品互相的經濟關連，即便說對於戰爭

有關以外的各項工業都得發展……正像贖武主義既侵入工業的領土，那麼工業制度與社會制度便也有重大的關係。這便是西洋化的中心問題。（雷著一七九——一八一頁）

在這些精彩的段落裏，作者敘述了日本西洋化的真相。從贖武主義開始，中日，日俄兩戰更給了牠最好的藉口，於是盡量擴充一切設備，而入於雷德妻教授所謂『軍事的工業制度』之中。這整個的運動是統一的，而統制牠的又正好是軍事的典型人物，他們曾經在德川時代爲了要建造近代的軍備而受過充分的訓練（同書一五一頁）。這便是說，這一個傾向西洋化的動力，始終沒有了解牠自己的作爲，也從沒有明白西洋文明裏那種騷擾，解放，革命的力量。這個階級的領袖，也和小泉八雲一般，相信他們是可能去建造一個近代化的戰爭機構，用以保護德川時代日本所有一切傳統的寶貝。而當這個近代化撒起野來，顯露着解放及革命趨向的時候，他們便立刻把來壓制住了。『那日本所接受的西洋部份祇是那爲發展一個新武力國家所必需的一部份』（一八三頁）。雷德妻夫婦等曾指出西洋影響對於日本生活的基本的各方面，如國家宗教及社會組織等，並未發生多大的作用（一八四——一八九頁）。

不願地也是無法地，雷德妻夫婦曾下過結論說，七十年的戲劇性的近代化運動，古日本基本的元素在西洋化的威脅中間繼續存在。我說他們『不願地』，那是因爲作者們心愛古日本，有時且慶幸牠未曾完全變化（如一八一頁）。但他們是忠實的觀察者，所以不得不下着結論，他們說：『這是明顯的，古日本文明的固執與相對的活力，以及那完成的美滿的形式，是正在給予外國的同化力以強硬的抵抗』（一九〇頁）。在此地，我們都會發問：作者們對於這奇怪的現象有沒有給予我們一個圓滿的答復呢？那抵抗變化的真是爲了『古文明的活躍』麼？還是爲了那完成的美滿的形式呢？『活躍』與『完成的美滿的形式』是否衝突的呢？這對於變化的抵抗能否作爲『缺乏』活躍的解釋呢，是否因爲怕接受了新的條件會破壞舊的局面呢？

我以爲後面的解釋比較滿意。還有，作者們曾經爲了他們所看到的那個不

爲『辨證的進化軌程所影響』的奇怪的現象而感到不舒服（四七頁）。我真不願意讀到像雷德婁教授那般高明的頭腦會以爲『他們的生活方法會和外國的產生原因完全兩樣，而說我們缺乏着辨證和自動的根據』（序文第八頁）。其實這在東方及任何種族看來並沒有什麼特殊。這原是普遍的定律，一種文化的情狀在殖民地一定會比在祖國更來得守舊，因爲在殖民地，用意既深，施行便格外嚴謹；而在祖國則任其自由發展與更新。要知用了人力保存時，可以延緩自然淘汰的時期。譬如以佛教來說，那麼在中國衰落的時候，在印度已經失勢了幾百年了。而現在也祇生存在一般佛教殖民地如錫蘭，緬甸，暹羅，及日本等處。德川時代的日本事實上又是中國的文化殖民地；所以當代有許多文化現象依舊不被改動；原來二百六十年的閉關生活，已使他們根深蒂固了。就舉『席地而坐』來說，在中國已變革了不知多少年，歷史家已難以去考據初用桌椅的時代；但是日本人直到今天還是模仿着這古風。我們當然不能說這種風俗是有什麼特別『活躍』處，或是已經達到了什麼『完成的美滿形式』。

所以日本在許多生活的基本狀態上不接受近代化，無非是人工的因素。作者們有時也不得不勉強地承認日本是『故意在培養國家的癖性』（序文第八頁），以及『日本的精神使他們情願作任何犧牲以脫離普羅的潮流』（同上第十頁），還有『日本的舊精神……表現在祕密結社裏，與公開的法西斯蒂運動裏；以國家的驕傲，經濟的積極論，傳統的崇拜，來造成全國的勃興，內戰外敵，竟不惜犧牲古日本的機構』（同上第十一頁）。這是日本悲劇的真正原因。

雷德婁夫婦這本書寫得真美妙——第一章，土地，讀來像首美妙的詩——可是也並非沒有缺點，最顯著的一個缺點便是嗜好理論。當他們解釋『幕府』的時候，竟會說是『居間的政策』（第四十九頁），『便是說，日本人任何重要事都得由一個居間人去辦理……爲一個日本人去直接說明意見或者立刻得到解決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可靠。日本軍人爲自己權益爭鬥的時候，作者也知道自己的議論不真確了，但是他仍舊造出另一種的理論來解釋他們的對方並不是他們正式的敵人。』

作者夫婦的嗜好理論，最不可要的當爲那叫作遠東四萬個象徵的一章，在這裏他們講到語言問題。在他們所應用的一切理論裏，此地又提起了『居間』（第八二頁）。

『在日本連一個字都不是直接地說的』。這當然又是不可靠的。同一章裏，作者又說：『言語的基本中國竟比日本更少』（第六十九頁）。他們究竟知道不知道日本語言祇有六十個單音，而爲一切語言中在聲音上最貧乏的麼？

專尚理論而缺乏事實根據所能鑄成的錯誤，當以日本國家一章裏所論到的忠義問題來作例子。他們說：『日本人爲了君王，情願犧牲父母妻子。這是爲中國人所絕對想不到的，而日本人却不知因此發生過多少悲劇了』（第十四頁）。作者夫婦又舉一個『著名的日本故事』來證明，一個義僕犧牲了他自己的兒子的性命，以搭救他小主人。他們又加上一句按語說：『這種對於家庭之愛的破壞是爲中國人所不能領會的』（第十四頁）。他們竟然不知道這『著名的日本故事』恰巧是一齣著名的中國劇本的譯文，趙孤兒。這齣戲在好久以前便譯成幾種歐洲文字，服爾德曾根據了牠寫過一齣同樣命名的劇本。這齣戲劇中國到今日仍在演出。

對於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要隨意批評便會鬧出這樣的亂子。（都仁譯）

編者註：這篇文章是載在七月號美亞評論月刊 *Amnesia* 裏的。該刊爲幾位美國著名的東方學者和幾位中國留美的學者所合辦；對於中日問題，曾有過許多篇精彩的論著。胡先生的文章，本是書評體裁；但以其所有的周到的筆法，透澈的立論，因此這篇文章便有了超出一般書評的時間性之價值。我們把牠譯成中文，便是爲此。我們收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恰巧創刊號已全部付印，於是祇得擱在本期發表，而在創刊號的編輯談話裏曾經做過一個預告。但九月十七日的文匯報上有一篇譯文發表，可怪十七日登了一部份，十八日登了一部份，後面雖有『未完』字樣，以後却不見續載了。所以文匯報的譯文是不完全的。爲了牠一則無故停止續載；二則譯文技巧太欠斟酌，因此我們覺得更應當把我們的完全譯文揭載出來，俾讀者不致錯過了胡先生的新作。

(一) 從二十四史說起

中國文人有一種普遍的習慣，凡是遇着一種茫無頭緒而須待整理的材料，或是遇着其他雜亂無章，錯綜複雜的事件，必定要皺起眉頭說：『真像是一部二十四史，叫我從那裏說起來好呢？』從這一句沿用慣了的成語思索一下，就可以想起那二十四種記載中華民族及異族一千七百多年歷史卷帙的浩繁，真不由人不發生無從下手的感慨起來。



清代學術史的整理工作

張若谷

中國歷史的悠長，史籍的浩繁，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可以匹敵的。世界開化最早的國家，雖有巴比倫，埃及，印度，中華四國，但

考其年禩最久遠而相承勿替者唯有中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稱：『中國歷史之久，姑不問緯書荒誕之說，即以今日所傳書籍之確有可稽者言之。據書經堯典，則應託始於西元前二千四百年。據緇甲古文則作於西元前一千二百年。據詩經，則作於西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共和紀元以後，則逐年事實，皆有可考，是在西元前八百四十一年。……並世諸國，若法，若英，若俄，大抵興於梁唐以後，即日本號稱萬世一系，然彼國隋唐以前之歷史，大都出於臆造，不足徵信，則合過去之國家與新興之國家而較之，未有若吾國之多年所歷者也。』

關於記載中國歷代史實的史籍，單就「正史」而言，世稱二十四種。所謂正史，其性質乃別乎私家野史逸史而官家史。其體裁，則為紀傳體的普通歷史，必沿歷代的陳例，並不是像其他編年體的雜史或別史。日人高桑駒吉於中國文化史中論「正史」的定義及其種數道：『正者，正閏之正，而非正偽之正也。正史之名始於隋書經籍志列舉史記以下至陳書，周書六十七部，謂：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云云。至宋世乃定正史為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為十七史，通鑑，又加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是為二十一史，又逮清高宗時，明史編纂完成，乃詔加明史及舊唐書為二十三史，旋又加入舊五代史，遂成二十四史。』

中國的年代，若從有史以前計算起來，迄今苦無精確的計數。近世一般歷史家則都根據春秋初年即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斷至今日，即民國二十七年止，統計中國歷史上的正確年代，一共是二千六百六十二年。即從西元前七二二年至西元一九三八年為止。

在民初革命起義時，所有文書布告，都用「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年號，這是根據着古史而統計所得的確數。但是在春秋以前史書，年代頗不精確，在堯舜以前的年代，更是荒渺不足取信。現在附錄王桐齡在中國史中所列的「民國之黃帝紀元表」於後，以備參考：

黃帝軒轅氏	一〇〇年	西元前二六九八至二五九九
帝摯少昊氏	八四年	西元前二五九八至二五一五
顓頊高陽氏	七八年	西元前二五一四至二四三七
帝嚳高辛氏	七〇年	西元前二四三六至二三六七
帝摯	九年	西元前二三六六至二三五八
帝堯陶唐氏	一〇〇年	西元前二三五七至二二五八
帝舜居堯喪	二年	西元前二二五七至二二五六

帝舜有虞氏	四八年	西元前二三五至二二〇八
夏禹居舜喪	二年	西元前二二〇七至二二〇六
夏	四三九年	西元前二二〇五至一七六七
殷	六四四年	西元前一七六六至一一二三
周武王十三年	四〇〇年	西元前一一二二至七二三
至平王四八年	二四二年	西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
春秋	一二年	西元前四八〇年至四六九年
春秋戰國間	二四七年	西元前四六八年至二二二年
戰國	一五五年	西元前二二一年至一〇七年
秦	二〇六年	西元前二〇六至西元前一年
漢高帝元年	一九一一年	西元前一年至西元一九一一年
至哀帝二年	西元前一年	西元前一年至西元一九一一年
漢平帝元年	西元前一年	西元前一年至西元一九一一年
至民國紀元前一年	西元前一年	西元前一年至西元一九一一年
合計	四千六百〇九年	

我們若使根據二十四史的「正史」計算中國的年代，則自漢武帝元狩元年即西元前一二二年起至明莊烈帝崇禎十六年即西元一六四三年止，共為一千七百六十五年，若斷至今日，合為二千零六十年。

這二十四種記載中國歷代一千七百六十五年的史實的正史，卷帙雖稱浩繁，但也有一個確數，一共是有三千五百卷。現在揭錄二十四史書名，卷數，撰者姓名，及西元年代合表於左，以代說明。

書名	卷數	撰者	西元年代
史記	一三〇	前漢 司馬遷	西元前一二二至前二〇六
前漢書	一二〇	後漢 班固	前二〇六至二四
後漢書	一二〇	劉宋 范華	二五年至二二〇
三國志	六五	晉 陳壽	二二〇至二八〇
晉書	一三〇	唐 房喬等	二六五至四一九
宋書	一〇〇	梁 沈約	四二〇至四七八
南齊書	五九	梁 蕭子顯	四七九至五〇一

梁書	五六	唐 姚思廉	五〇二至五五六
陳書	三六	唐 姚思廉	五五六至五八〇
魏書	一一四	北齊 魏收	三八六至五五六
北齊書	五〇	唐 李百藥	五五〇至五七七
周書	五〇	唐 令狐德棻	五五七至五八一
隋書	八五	唐 魏徵等	五八一至六一七
南史	八〇	唐 李延壽	四二〇至五八九
北史	一〇〇	唐 李延壽	三八六至六一七
舊唐書	二〇〇	晉 劉昫等	六一八至九〇六
新唐書	二五五	宋 歐陽修	六一八至九〇六
五代史	一五〇	宋 薛居正	九〇七至九五九
新五代史	七五	宋 歐陽修	九〇七至九五九
宋史	四九六	元 脫脫等	九六〇至一二七九
遼史	一一六	元 脫脫等	九一六至一一二五
金史	一三五	元 脫脫等	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
元史	二一〇	明 宋濂等	一二〇六至一三六七
明史	三三六	清 張廷玉	一三六八至一六四三

以上包括普通所稱的二十四史，此外，如加入近人柯劭忞所撰的新元史及趙爾巽柯劭忞等所纂的清史稿，則合成二十六史了。新元史有二百五十七卷，清史稿則有五百三十四卷。

降至今日，記載中國歷代的正史，遂共成為二十六種了。今日的二十六史，合計卷帙凡四千一百零一卷，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浩如烟海，洋洋大觀的富藏。這二十六史都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書。但正如梁啟超所說的：『今日欲治中國史等，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也，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望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為功矣。况僅讀此數書，而決不』

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例十種二十二類者，（十種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雜史，傳記，地志，學史，史論，附庸；二十二類爲官書，別史，通體及別體紀事本末；其他如通典，文獻通考，史通，史論，二十二史劄記，外史，考據，注釋等等）一一涉獵之。人壽幾何，何以堪此？因此無怪一般學力薄弱的書生們，單是面對着一部二十四史，便欲望書生畏，而長嘆着：『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來了。

本章參考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南京鍾山書局）

高彙駒吉：中國文化史（商務印書館，李繼煌譯）

王桐齡：中國史（北京文化學社）

梁啟超：欽冰室合集（中華書局）

張漁珊：歐亞紀元台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趙爾巽：清史稿（清史館）

（二）清代學術史的新史料

三十多年前的中國名記者兼史學家梁啟超，在他生時曾下過一個宏大的志願，想從事寫一部合乎今日迫切需要的中國學術史，他曾擬定全史的內容，共分爲五種：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爲清學。他所以要把中國學術史分爲五種的原因，是爲了依據他的觀察：中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僅有漢代的經學，隋唐的佛學，宋及明代的理學，和清代的考證學四種學術而已。不幸這個企圖沒有完全如願以償，他就資志歿世了。他遺傳下來的，只有一種清代學術概論，和半部中國佛教史。（註一）

清代學術概論也不能算是一種完備的清代學術史，因爲梁啟超寫這本書的動機，原是應蔣方震的要求，給他新著成的歐洲文藝復興史當作序文的。梁啟

超久已抱着寫一部中國學術史的志願，遷延未成。他讀了歐洲文藝復興史後，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或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在清代學術概論的第二自序中，梁啟超自己也說得很明白：『本書屬稿之始，本爲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即復怠於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史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

梁啟超既已抱下從事著作中國學術史的宏願，他爲什麼遷延未成，而且爲什麼在清代學術概論脫稿後，復「怠於改作」呢？依我陋見，大約是不外乎缺少清代史料的緣故吧？梁啟超是向來主張研究中國歷史須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值的，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續編兩書中，曾經再三叫人家要注意到徵引正確的文獻作爲史料。孔子所說的：『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也正具這個意思。梁啟超平日搜集史料的豐富，自不得言。但觀於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中寫的：『啟超不自揆，蓄志此業，逾二十年，所積叢殘之稿，亦既盈尺，顧不敢自信，遷延不以問諸世。』究竟爲了什麼原因呢？要解答這個疑問，看了下面的幾節文字，便可以恍然大悟了。

『凡一學術之發達，必須爲公開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須其研究資料，比較的豐富。』（清代學術概論一七四頁）

『時代愈遠，則史料愈多，而可以徵信者愈少，此常識所同認也。雖然不能謂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戰役，去今三十年也；（按梁啟超作此文於民國十一年間。）然吾儕欲求一滿意之史料，求諸記載而不可得，求諸著獻而不可得。』（中國歷史研究法五六頁）

『前清爲一切學術復興之時代，獨於史界之著作，最爲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遠，其文集雜著中所遺史蹟，尙縈縈盈望。清則舍官書及諛墓文外，

殆無餘物可以相餉；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同上書三七頁）

「後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儕在今日，尙無清史可讀，此舊史半帶祕密性之一證也。」（同上書四二頁）

「明以前的人物，因為有二十四史，材料還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覺困難。現在要為清朝人作傳。自然要靠家傳行狀和墓誌之類。搜羅此種史料最豐富的，要算碑傳集同國朝耆獻類徵二書，其中有許多偉大人物，資料豐富，不過仍須經一番別擇的手續。但是有許多偉大人物並此種史料而無之。例如：章學誠，算得一個大學者了。但是耆獻類徵記載他的事，只有兩行，並且把章字誤作張字。像他這樣重要的人物，將來清史修成，不見得會有他的列傳，縱有列傳，也許把章字誤成張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傳內，簡單的說一兩行也說不定。研究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中國歷史研究法續編七〇頁。）

綜合上面的文章而觀，我們可以曉然於梁啟超不能完成中國學術史及怠於改作清代學術概論為清代學術史原因的所在了。當他生前，清史還未完稿付印，缺乏相當可以供作史料的書籍。因此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徵引的參考文獻，只好找幾種私家的文集，傳記，年譜，神道碑，墓誌銘；最完備的也有碑傳集及耆獻類徵二書而已，其史料的涸乏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天若再假梁啟超以五年的壽命，則他可以看到他平日渴望着的清史稿本，在他昔日引為莫大痛苦的困難，便可以迎刃而解了。譬如舉一個例子來做證明吧：梁啟超因為在耆獻類徵中看見記載章學誠的紀事只有兩行而且把姓都弄錯了故深表示不滿意。他甚至於懷疑着清史修成後，恐蹈覆轍。我們今日試翻查民國十七年印成的清史稿，關於章學誠的傳記是列在文苑傳內，果不出梁啟超生前所預料的。但是清史稿却沒有把章字誤印為張字，而且也不止只是簡單地記一二行，一共寫了十五行，共得四百六十四字。梁啟超如今日尙生於世，他對於這部或將認為是二十四史有同等價值的史料了。

總之，自清史稿出版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者除二十四史外，又添增了一種基本的史料，這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研究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者所絕不可缺少的一種新的史料。這一部材料相當豐富的清史稿若能早日付印問世，則不單是梁啟超可以把他的清代學術概論改成為清代學術史；而且說不定，還有別的史學家也會編寫成一部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史哩。（註二）

（註一）在民國十三年四月五版的清代學術概論的著作權頁上，刊有中國佛學史上卷的預告。謂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國學術史凡五種。清代學術概論其第五種也。餘四種擬於本年內完成。現已脫稿付印者，為第三種中國佛學史之上卷，凡十萬言，分五大章，其目錄如下：第一章，印度佛教小史。第二章，中國佛教沿革興衰說略。第三章，佛教與西域。第四章，中國印度交通。第五章，翻譯事業。

（註二）友人見告，謂本年商務印書館新出版大學叢書中，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種，上海坊間已售罄，訪覓不得，不知作者為誰，內容亦未及見。

本章參考資料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有共學社史學叢書本，及萬有文庫本。本文參考史學叢書本。）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萬有文庫本）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萬有文庫本）

趙爾巽：清史稿（待續）

助 譚

大 閑

小小作家：上海新出版英文雜誌一種，書名可譯作孩兒樂，編輯者為美國許寶鈴小姐，今年才七歲。又前駐波蘭公使張敬海博士的十一歲的女公子與九歲的公子，二人合著張氏姊妹旅行世界記一書，長竟八萬餘字，原著為英文，由許女士譯成中文，已經付印，不日將出版。

我以前是一個最喜歡熱鬧的人，但是這一年來我竟採取了一種極端相反的隱居生活，這種生活也許會影響到我的性格。朋友來看我，我雖然照例說一長篇話，但是這一長篇話是肩背上呆重的負擔壓出來的呻吟；朋友並不會感到有趣，我自己也並不感到有趣。隱居的人每已脫離了塵世的羈絆，但是我却無時無刻不被俗累枷鎖着。——我唯一的安慰是我老婆的信心與同情。

我當然並不是說我對朋友已消滅了一切的感情。我仍舊喜歡朋友，朋友仍舊喜歡我。祇是留在上海的朋友，和我有同樣不能離開上海的困難，而離開上



一年在上海

邵洵美

海的朋友，却對我和其他留在上海的朋友有同樣的隔膜。要來便來，要去便去，這原是人生幸福之一；可是這一個須適合物質的條件。我不相信那些在香港，在漢口，在雲南，在四川的朋友真會天真得相信天下竟有自願在孤島上做餓殍的傻子。我更不相信傳聞所說，我的那些在外埠的朋友會有各種浮淺的推度與鄙俗的論調。假使我十幾年的文章，談話，行爲，態度，沒有給人比較深切的印象；至少我的不愛金錢愛人格，不愛虛榮愛學問，不愛權利愛天真，是儘有着許多事實可以使大家回憶的。

回憶是使歷史真確不可少的因素，也是推論和判斷前不可少的程序：這篇文章便是寫來給我一部份朋友作爲啓示的；同時也是另一部份和我處在同樣境遇裏的朋友合奏的序曲。

這篇文章開始落筆的時候，我並沒有料到會有這樣長：以爲幾千字便夠了，却寫了幾萬字。爲簡明起見，我把牠分成三節：第一節講我如何早就確定了戰事的發生，離開楊樹浦寓所的事實；第二節講我離開了楊樹浦過着怎樣一種波浪式的生活；第三節講我幾次搬家，自己如何應付環境。

我究竟如何地在生活着？我的生活究竟是否我個人的特殊情形？我的生活究竟有沒有發表出來的價值？我的生活讓人家讀了，人家究竟能得到些什麼？這些要等將來才會明白。

（一）指出了『最後關頭』

一年在上海，幾乎沒有出過一次門，與社會簡直脫離了關係。自早至晚，除了看報讀書以外，祇是和家人商量將來的生計。難得有朋友打聽到了我的住處，來看看我究竟是在吃肉還是在吃糠，我照例會把多少月裏的經過，從頭敘述一番，直到他們歎氣，自己心酸。

本性懶是一個原因，有幾件事使我灰心失望又是一個原因；可是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在生活的方式忽然起了極端的變化，心神慌忽，自己捉摸不定。有人時常感慨着說：『白活一世』；我也時常歎息着自己白活了一年：爲公爲私，爲國爲家，不要說什麼成就，連成績也拿不出絲毫來。可是仔細一想，這一年却比任何一年過得更有趣味，更有意義；許多行爲得到了教訓；許多問題得到了解答；許多過失得到了處罰。我又注意到了許多忽略了的地方；記憶起了許多遺忘了的事情：像是已經受過了最後的審判，雖然靈魂並未脫離肉體，肉體仍舊生存在人類中間。再說我一年來，究竟也看過多少部書，寫過若干篇文章，還有轉過的念頭，嘗試過的工作，以及經歷到的危險與困難，獲得了的經驗與認識：一切的犧牲，變化，失敗，成功，假使把來詳細地寫出來，也許會有薄薄的一本書。

我十幾年來祇是經營着出版事業，還有過一個印刷所，從五年前起，便天天受到破產的威脅。這小小的經驗，使我明白了：佩服爲什麼會變成責備，讚

美爲什麼會變成譏笑。有一位朋友還用了極鄭重懇切的口吻，訓斥過我出版毫無目的。我說出版便是我的目的，他祇是搖着頭笑我無聊。他好像還說過『辦雜誌應當有一個政治野心』。我把英國北巖爵士如何用他的答問周刊及每日郵信造成了幾百萬讀者的歷史講給他聽；他便從此不再和我談論嚴重問題。我每次去看他，他總留我吃一次飯；他每次來看我，也總讓我請他上一次館子。

這位朋友是個愛國者，實行家。他服從黨規，信仰領袖。他沒有學問，可是口才好；他不貪污，可是生活的條件圓滿。他是忠臣義士的典型人物：在朝是個好官，在野是個好朋友。蘆溝橋事變，我熱血衝動，立刻寫信給他，情願爲國奔走，又聲明絕端不是爲的利益；信中辭句的激烈可想而知，他竟始終不給我回信；這便是使我自己對自己灰心失望的第一件事情。

這次戰事的發生，我讀了蔣委員長廬山第二次談話會的演講便確定了。在這個演講裏，他指出『最後關頭』將到；暗示當局的決心。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正草就出版西安半月記讀後感一本小冊子，對於蔣張二位之人格行爲，做過詳細的分析，我曾說：『蔣委員長最大的成就是在他的『言必信，行必果』，即是所謂說得出，做得到，』所以他說出『蘆溝橋事變的推廣，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我便知道我們已準備『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了。最近蔣委員長答外國記者的談話裏，自己也說：『我從不作詭語』，所以我對於他所說的『最後勝利，爲期不遠』，也絕對有信心。

我當時接不到那位朋友的回信，心裏難受，但是一想人家不要我合作，我豈不能一個人來做我一個人能做的事情？我有我的印刷所與出版部。我的印刷所在楊樹浦，住宅也在楊樹浦，既然戰事一定發生，那麼，楊樹浦一定會變成危險區域，遷移實不容遲緩。

這個時候，我已無力經營出版，有人把責任負去了；印刷所的盈餘祇夠大家的生活費；廠中無存款，自己也沒有儲蓄，搬場要很多錢，從那裏來？

我有一個店舖在內地，每年的紅利數目甚爲可觀，但是爲了某種傳統的禮教關係，我從繼承了這筆產業到現在，始終沒有享受到我應得的權利。人家總

把這件事來批評我太重情感，并預言有悲慘的結果；但是了解我性格的人，知道我對舊道德和虛榮的受毒已深，誰也沒法挽救。所以我一方面自己窮到不得不用按月一分八厘的款子，而一方面却每年放棄成千成萬塊錢的利益。我因此而受到的責備和誤會簡直數不清；我半世生活始終離軌道也無非爲了這個原因：對得起了一個長輩，却對不起了許多小輩；這複雜的家事，我不想在此地敘述。可是老闆始終是老闆；我當時算定了戰事立刻會發生，感覺到了把印刷所和住宅遷移的重要，念頭於是轉到這個店舖上去，我一時不能離開上海，直至八月七日才大早趕到北站。一上車却看見我所對得起的那一個人已先我而在。他要去的地方便是我要去的地方；不用說，他所轉的念頭也便是我所轉的念頭。這是天意。再看他面部的表情，聽他說話的聲調，我祇覺得他的情形要比我困難萬倍；到了目的地，於是先把他的事情辦好；當我再把自己的要求對負責的人開口時，他們祇是顛抖地回答說：『老闆不應當逼死伙計』。

我重複地對那兩個老當手說明這次戰事的不可倖免，做百姓的也不願牠倖免；他們却祇是和我講店本的不夠周轉，以及他們的克苦經營；甚至還暗示老闆不識好歹。我心想埋怨也沒用，理喻也沒用，而現在更不是主張老闆權利的時候，這個店舖遲早總要送在這幾位老頭兒手裏，於是索性讚美安慰他們幾句，并商量了些萬一開戰，應當如何準備的話，便乘下午五點多鐘的車回上海。

我在五點鐘便到車站。火車進站竟然慢了一個多鐘頭。問站長，他說是專車的關係。留心站上的旅客，神情的確已和往日不同。偶然看見一個銀行行長，也擠在人羣中間，他周圍還有不少裹在粉和胭脂裏的婦女，裹在綢緞和首飾裏的小孩，看上去像是一家人出門吃喜酒，他們形勢的緊張和狼狽，使人驚異到人類的相貌竟能醜惡到如此田地。再看一看那種似乎想把老婆兒女舖蓋行李完全託在背上步行幾百里的另一階級的弟兄，手裏捉住了幾張藍色車票，顫動着嘴唇在埋怨老婆誤了四等車的時刻，又漲紅了臉盤算票價有沒有爲了倉皇急從而多付了一分錢；眼前這兩種人是一幅活動的漫畫，我相信有許多所以信仰某種主義，一定也是在無意中見到了這種太明顯的對照。

車上的擁擠祇有二十六年大家到南京去上任，候差，投薦，那一次可以比擬。我買的是二等票，二等的座位全給坐滿了。我跑到頭等裏去看，連椅子的把手都沒有空；有的把行李放在走道上，再把行李當椅子，頭等裏有許多人顯然買的二等票，而從三等裏擠出來的；他們還笑着似乎對了大眾說：「頭等車，頭等車，頭等車也不過如此。」還有許多已經佔得了座位的，臉上都裝着厭煩和鄙夷的神氣，他們裏面有幾個，都是名字時常在報紙上的會議列集單裏，或是追悼會展覽會等的簽名簿裏出現過的。有一位什麼科長大聲地喚着我的名字招呼我；又大聲地問我是否也是逃難？他又大聲地笑着說：「你看，車子裏面，除了我和你，差不多全是逃難的；我昨天從上海到南京，祇看見一般人從上海逃到南京來；今天從南京回上海，又祇看見一般人從南京逃到上海去。」這句話大概很聰明，因為他說完了，便把眼睛得意地向周圍一繞，每個乘客都似乎在望着他。

有一個相熟的查票員，為我在一間車艙裏找到了個座位；早先這座位上堆滿了箱籠，我沒有敢走進去。這車艙裏另外有五個乘客；我們四個坐在一面；對面是一個小孩和一位騎着的老太太，她有病。後來我因為代她關窗，她謝了我又和我談話：她六十七歲了，那小孩是她的孫女，九歲；她有兩個兒子全死了，現在她的女婿把她從蕪湖接到蘇州去，在蘇州還特地買了所住宅。她說她本來是個胖子，兩個月前得過傷寒症，現在尙沒有復元，混身祇剩了皮和骨頭。她長年還有哮喘病，說着她歎息這次長途逃難為她是多餘的。我因為我的父親和兩個弟弟還有我的老婆和兩個女兒全有哮喘病，發作的時候，胸脯上像海洋裏起大風浪，所以我對於患這種病的人總十二萬分同情。我於是向她要了個地址，答應回到上海立刻把一個祕方抄給她。這祕方是一位德醫給我的，他說哮喘病全世界還沒有發現對症的良藥，這是中國的草方子，可是試過幾次全靈驗；現在他正和幾個同事用科學方法分析，預備寫一部論文貢獻給國際醫藥會。我一到上海便把方子寄給了她，她女婿回我一封極懇切的謝函。不知道這位老太太現在又逃到那裏去了？

車子到上海慢了不過一個鐘頭，可是北站的情形和早晨已完全兩樣。許多兵士把平常的進口處遮住了，出口處已換了一個大門；望去祇看見幾百幾千個鋪蓋箱子在人頂上蠕動；像成羣螞蟻拖着食物屑粒，又像風來或是潮漲時那滿載着垃圾的河面。到了外面廣場上，方才明白平常的大門已經關閉，大門外更站着幾千人在要求着開放，又有幾百幾千人帶着行李坐在廣場上等候。原來這些全是要搶坐下班車向各處逃難的。有一個江北口音的老婦人拍手頓足地對一個年輕的漢子哭喊着說：「全是你這小畜生要到上海來發財，現在死也不得死在家裏！」她又叫着說：「你不把我帶回老家去，我不死的！」這情景極極，可是聽到的人都在笑。

第二天聽人說，前晚的夜半爲了乘客太多了竟停止開駛。同時，湖北的居民也盡量向租界方面搬移，於是有了租界當局禁止入境的消息，又有了有人從中敵詐的流言：上海亂了！

我們估計搬移的費用要幾千塊錢。內地的店舖既不能給我絲毫幫助，於是連忙和一向來往的老主顧商量合作條件。他們不願合作的理由是：假使上海不發生戰事，這筆搬移費便白花了；發生戰事，那麼楊樹浦也是租界，楊樹浦不太平，隨處都有危險的可能。——依照「一·二八」那次的經驗，等發生了再動也來得及。他們還有一個理由：在一個非常時期，集中現金比什麼都要緊。這種情形之下，反覆解釋，無非是浪費口沫。我又去找有能力的親戚和朋友，他們不相信我窮，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是「好了，好了，裝什麼腔？我們不向你借錢好了。」事後他們聽到了我所受的損失，便又異口同聲地說：「唉，爲什麼當時你不對我們直說？這些數目總有辦法。」最近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却又異口同聲地訴着他們目前的窮困。他們幾個時期中的幾種回答，本不在人意外，但是他們竟能說得非特字眼，即連聲調表情也大家完全一樣，却使我不得不相信世界上的確有一種最簡單的保護自己錢財的方法，而爲我所曾經忽略了。這是我自己對自己灰心失望的第二個原因。

既然搬移印刷所，在事實上，已經是絕對不可能；想到這幾十個工友們的

前途，再想到便連遣散這些工友們的錢也一時沒有辦法，人便變得可怕地消極。這時候市面已入於半停頓狀態，進款當然毫無，可是工友們不明白我私人的困難，自早到晚，祇是吵着要回家，要盤費，要薪水，要花紅；又爲了當地的典舖通告歇業，更要求預支薪水花紅去贖當。我於是生平第一次有了怨天尤人的心境。

這種心境在第二天和工友們談過了話便改變了。早晨十時他們都來到我寓所裏；我的會客室很大，打開了接通飯廳的門，便大家都有了座位。我下樓去見他們的時候，每個人都露着淒慘的形狀：一種盼望着救星却候到了一個和他們同樣是災民的情景。可是我們中間又頓時產生了一種異常的親熱。我們中間已消除了老闆和伙計的界限。有幾個興起了感傷，連忙把頭歪向窗口；我也一陣心酸，幾分鐘響不出聲音。這些工友已不再有什麼煩難的要求；他們祇希望我把印刷所遷移，他們也相信一定有絕大的利益；他們對於他們本身祇希望能有相當的款子把家眷送回原籍去。第一個希望是難以實現的了。但是第二個希望我怎麼能回答一個沒辦法呢？我祇能說，容我竭力去張羅；他們竟不再逼我，勸了我自己也快搬家，便一齊告辭了。他們走了以後，我簡直感激得沒有氣力上樓。

到了八月十二，一切的問題仍是沒有解決。工友們本來也沒有積蓄，這半個月的工資又沒有發，雖然他們已各自分頭設法把家眷送回了家鄉，但是，他們的飯食却仍舊有困難。這消息當然立刻傳進了我的耳朵，我於是自己和老婆一齊動手，幫着廚子等，燒了三大鍋飯，又燒了八碗蔬菜，送到他們那裏去。

——而我們大家所說出來的打算，却竟然有與物俱亡的決心；現在想來當然癡愚，但是在當時那種環境之下，看着有錢的都沒有情感，有情感的都沒有錢，大家竟會驚奇到自己的高尚，并承認自己實在不適宜於這一個世界。但是一早到晚，電話不斷地響着：有的是來責備我們爲什麼不遷移的，有的是來打聽楊樹浦動靜的；還有一個竟然問我寓所裏有沒有空屋子，說有一羣親戚打天津逃來上海，一時找不到住處，想在我家暫時避難，我當然拒絕了。沒有一個人

提起錢。工友們也五分鐘一次地來報告混亂的消息；傭僕們則不時來埋怨說，四鄰都已逃空，我們究竟在等待什麼奇蹟？到了夜晚，我們的困難仍和白天一般，於是讓女傭把所有的小孩都帶到我妹妹家裏去。老婆不肯離開我；一所大住宅裏便祇剩了我們夫妻兩人，和一個助我經營事業的表弟，一個失業了九年的朋友，一個廚子，一個車夫。

八月十三日一清早，工友們來說八字橋已經有小接觸。我的表弟也急起來了；我仍舊想不出辦法；老婆完全了解我的心思，祇是不作聲；廚子繼續預備我們和工友們的飯菜；車夫把車開在大門口；我那位朋友則不時發着冷笑。

午飯以後，我忽然想要走動，於是到屋子前的公共草地上去站了一回。守門的巡捕見了我，照例立正了行禮；他笑嘻嘻地對我說：「邵先生不走吧？」我沒有回答，他却接下去說：「你們走好了，東西可以放心留下，我會看管；」
「二·二八」那年，我一個人在此地，連掃帚都沒有少掉一把。」我讚了他幾句，他又說：「昨天晚上有日本警察來調查，他問我這院子裏有幾所房子？我說四所。他問我有沒有中國人。我說全是外國人……」他還在得意他昨晚聰明的答語，我却開始着了慌。我急忙跑回屋子裏把他的話對大家背了一遍，大家都是又氣又好笑。「讓他們查出了有中國人，那才是麻煩」。大家是一樣的意見，於是決定離開了。決定離開了，於是老婆方才對我說明她早把貴重些的東西埋在兩個手提箱裏；還有妹妹寄存在我們那裏的七個大木箱應當送回她。她又提醒我，叫我把重要的和心愛的書帶走。錢始終是個大問題。表弟說他在銀行裏有七十多元存款，他立刻去拿。我們一方面便通知工友們準備動身，一方面又去設法叫到了一輛卡車。一切都舒齊了，表弟却打電話來說，銀行已奉命停業，無法提款。問題又大了。

我先把老婆和幾個箱子送到妹妹家裏；叫妹妹代付了卡車費。我又打電話向父親借他的車子，決定和車夫及那位失業的朋友，輪流地開了兩輛車子，把工友們都送到法租界的書店裏。父親的車子來了，汽油箱裏却沒有汽油。買汽油的錢當然也沒有，車子便有放棄在楊樹浦的危險。可憐我們許多人的口袋裏

孩才清一坩餒；形勢却越來越緊急。我正在疑心命運故意和我爲難，一個小學徒忽然記得印刷所裏有調油墨剩下來的一半箱汽油，足夠兩輛車作三五次來回。

最後一輛車裏坐的是我的表弟，和我的那位朋友，還有我自己，餘剩的空隙便凌亂地堆滿了書籍。真奇怪，我們雖然預備明天再回去把別的東西再搬些出來，不過我却有一種異感，覺得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座屋子裏當寓客了。

我把每一個房間上鎖以前，總在裏面站幾分鐘，周圍看幾遍，好像要把所有的東西在腦子裏留個更深的印象。我在樓下的書房裏站得最長久，因為我們雖然在搬進屋子的那天便把牠佈置成一個書房，可是我從沒有在裏面寫過一篇文章，看過一本書；我一向是在樓上臥室隔壁的小房間裏工作的。我不懂爲什麼今天牠忽然和我如此親熱起來——靠窗的大書桌光潔得使人相信這裏不讓一粒灰塵進門；我又第一次發現和這書桌相配的那隻椅子高低的合度，坐在上面你的手和腳都會安置在最適當的地位，血脈和思想的流動會和諧地合拍，使你自信任何偉大的作品都能從你指尖裏產生出來，可我是却不能不和這般理想的環境分別了。滿屋子是寂靜，你似乎可以聽得自己念頭的聲音。最奇怪是我的眼光忽然變得異常敏銳，我已能看見往昔所萬萬不能看到的距離；我坐在書桌邊，四壁架子裏的書籍好像都放大而又透明起來，印在書脊上的名字，不論如何細小，如何糊塗，都會清晰地自己走進我的眼睛，我發覺每一本書對我的重要性，和我交情的長久，關係的密切。沒有他們我將如何生活？可是我却不能不和這些理想的朋友分別了。我不敢再多對他們看，在他們不提防時跑出了書房，背着身子把門關上，又上了鎖；於是走出了大門，又把大門上了鎖。

守門的在車子邊等我，他要我給他一個暗號，將來他可以憑了這個暗號允許人進我的屋子。我在一張小紙條上打上我的印鑑。我口袋裏一個錢也沒有，於是答應他明天會回來，暗示明天回來時會給他錢。他又再三叫我放心，又說了一遍「一·二八」當年他看守這些屋子，連一把掃帚都沒有丟掉。

我又到草地上去站了一會，望望這園子裏四宅房子的全景。我右面的一家

是英國人，他們的年紀都已過了五十歲。我們雖然在一個園子裏同居了兩年，難得遇見了招呼，可是從沒有談過話。他們看我站在草地上，便從窗子裏對我點了點頭，又走近來說：『鄰居先生。你們爲什麼要搬場呢？我們可以保證你一些沒有危險。這樣的熱天，那裏有自己家裏舒服？明天趕快伴了太太小孩回家住吧。』這當然是好意，我於是說了幾個是字，又謝了他們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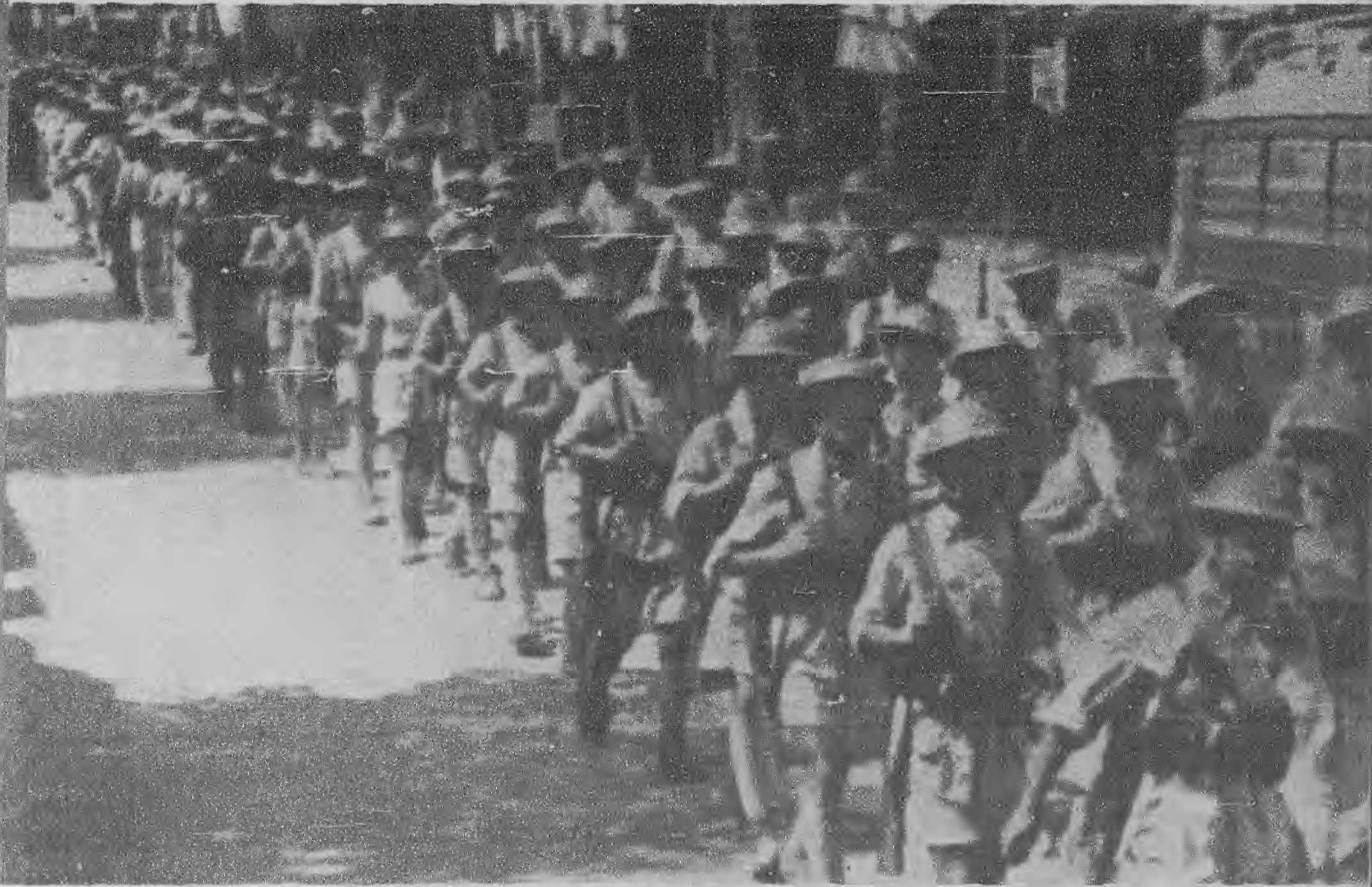
我們離開楊樹浦的寓所是下午三點五十二分。百老匯路 的汽車

，電車，搬場卡車以及別的車輛，像是在街心造了一長條房子，慢慢地移動着；慢得似乎祇是在我意識裏移動着；憑我的眼力，他們簡直在地下生了根；但是我也感覺到我們並不真是永遠停滯着，正像沒有風的秋天的雲，隔了好久，我們方才明白我們已經快近中虹橋了。路上的人一刻比一刻擁擠，這些都是爲了各種的關係而找不到車輛的，他們帶了行李孩兒步行着。有一家人，看上去是夫婦兩個，有三個小孩：一個約摸三歲，看來不見得能走路，他騎在父親的肩上，父親手裏還提着兩隻皮箱，一隻網籃；一個大概小一歲，母親用右臂抱着；一個像是生了還沒有多少日子，母親用左臂抱着，母親的背上還負着一個包袱。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正走近提籃橋，他們也是向着蘇州河南走：假使他們不把他們的寶貝放棄幾件，我簡直不相信他們會有到達目的地的可能。還有一對老夫婦，看來都有六七十歲，每人手裏提了個小手巾包，但是我怕他們連提小手巾包的力氣都沒有，他們走路的速度，也許還比不上蠅蚰。還有殘廢的，還有才生產的婦女，還有病了好久的病人；他們現在都得從牀上爬起來跟了大家逃難了。

我們車子過橋已經將近四點半。有兩個工友當時走散了來不及和大家一同走，他們五點多鐘出來，竟然被日本兵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幸虧都懂得趕快伏在地上，祇有一個的腿上受了傷。他們說當時射死的男女老少不止幾十千。不知那有三個小孩的一對夫婦會不會在裏面？更不知那一對六七十歲提着小手巾包的老夫婦會不會不在裏面？

本節完，全文待續。

抗 日 救 亡 的 勁 旅 · 五 路 軍 的 全 貌





(上左) 復與土破的事工禦防(三)

(下左) 觀怒的隊破程軍路五(四)

(上右) 戰作線前到拔開西廣從(一)

(下右) 隊槍開機射高的征出軍饒(二)



路聯符取方後與(七)



圖地軍行讀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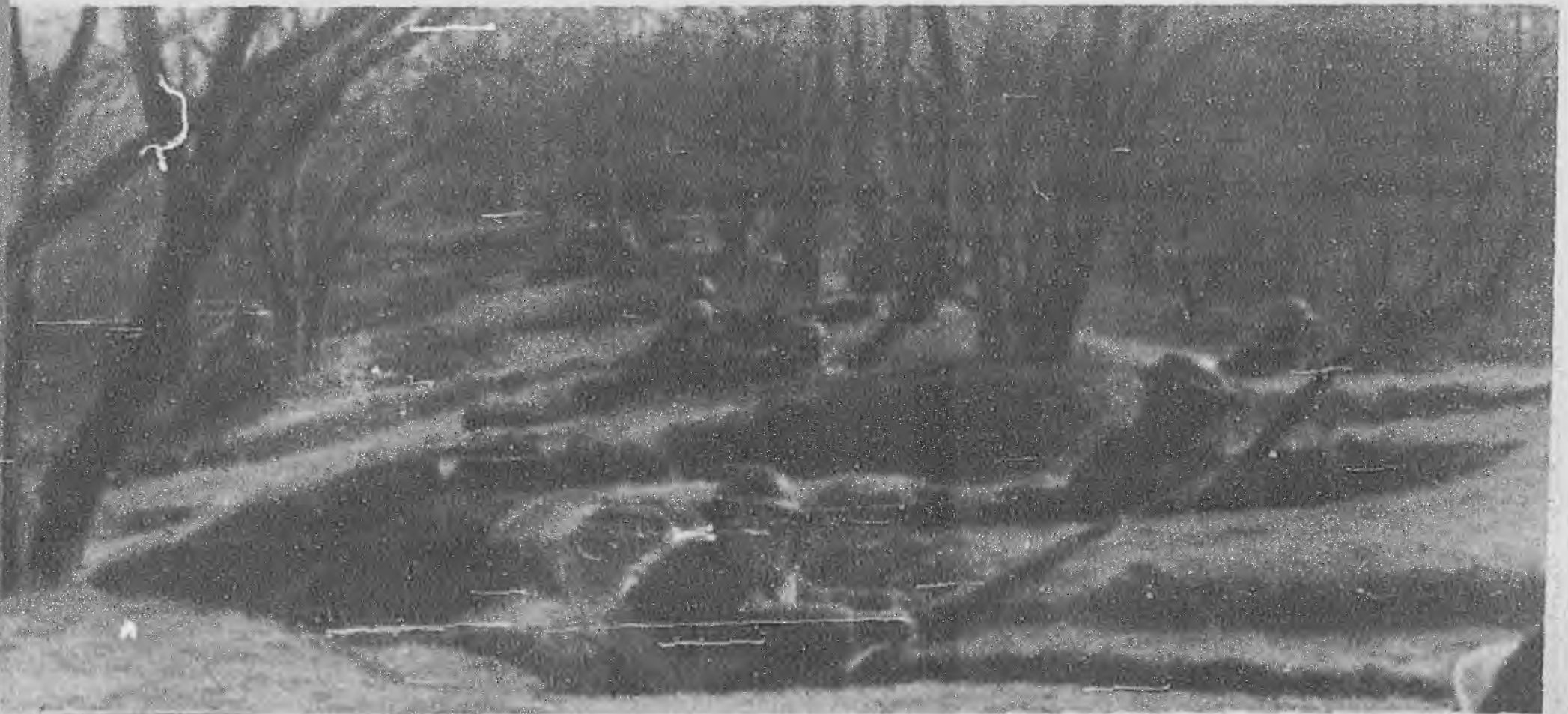
二



令號的擊擊待等(八)



動行軍敵望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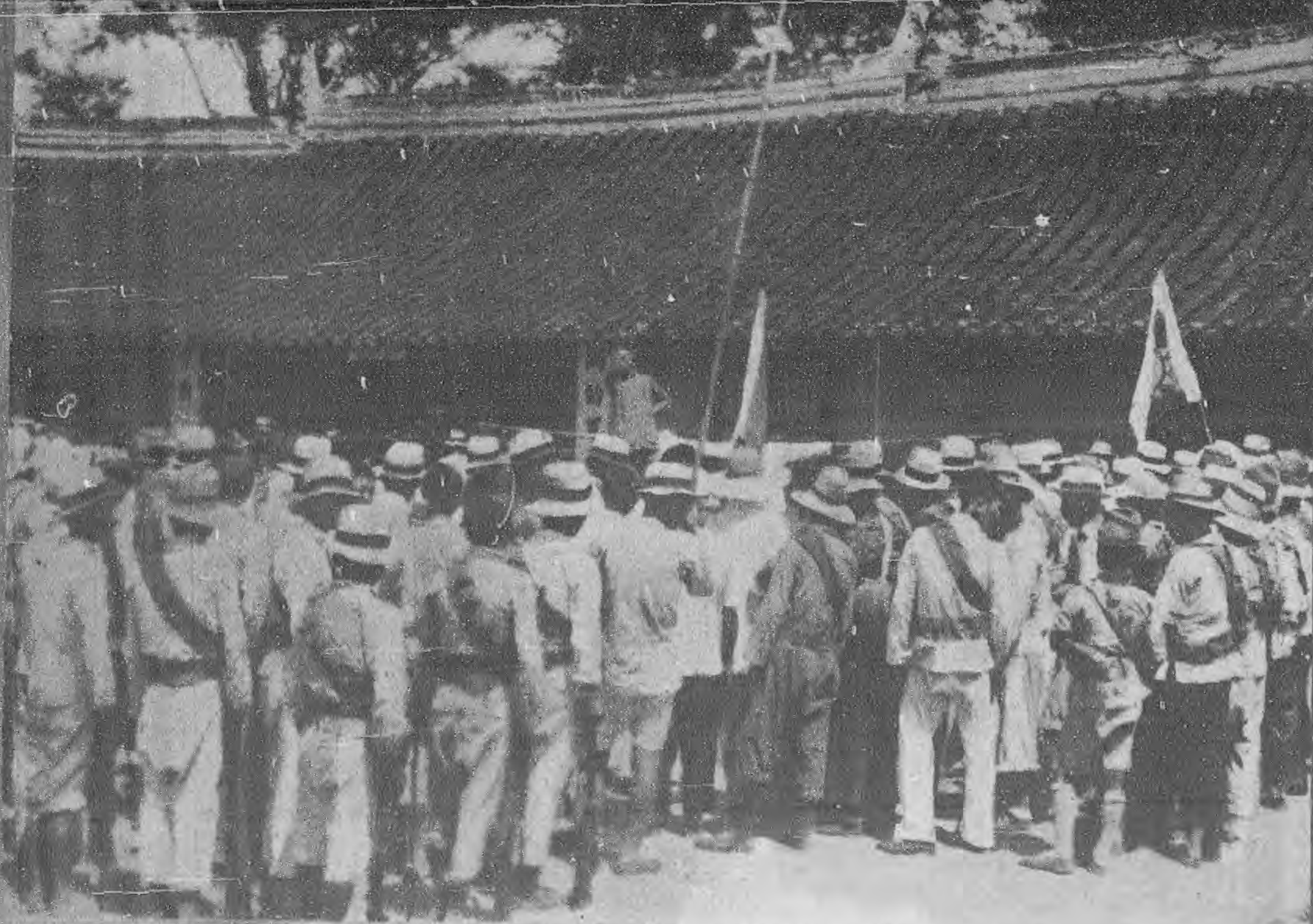
裏壕戰在伏地夜晝雨晴不分(九)



奮勇地衝出戰壕又建一週回殊勳 (十)



調後家鄉去休養，預備再度殺敵 (一十)



警一 的 合 集 員 門 戰 擊 游 對 長 謀 參 前 伐 出 (一)

中國抗戰希望之一

▲忠義救國軍之歷史及組織

忠義救國軍為江南游擊隊之一部份，直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它前身是「八一三」淞滬戰爭期間的別動隊。當時別動隊共有五個支隊，每個支隊等於正規軍之一團，約有八九千人，分佈開北，浦東、南市、滬西及租界各處，擔任後方警備或緝私、偵察、保護交通、破壞敵人後方等任務。與正規軍的陣地戰相配合，發揮偉大作用。其組織成份，包括社會之各個階層，工人、學生、退伍軍人及愛國公民等。其後國軍西移，別動隊一部份亦即西移受訓，徐則與江南各地軍隊聯絡，容納武裝民眾這便是忠義救國軍的形成。他們武器十分齊全實力又雄厚，并有中央所指揮的總指揮，前來訓練，整飭軍紀。

▲國軍西移後，京滬滬杭各地相繼淪陷但中國底層部隊依然控制着各個重要據點，日軍對於後方游擊隊簡直毫無辦法，這些流動部隊當現在有某師的正規軍有新四軍及挺進隊等，人數不下三十餘萬自南京下關一帶至京滬線，滬杭線以及太湖浦東，各區域都是忠義救國軍之活動地區。

▲忠義救國軍近一月來之戰績

江南一帶游擊戰爭之實況，常以交通不便，致無正確之報導，茲從可靠方面得到忠義救國軍在「八一三」前後之戰績，報告如下：

(一)浦東戰區：李志明部在周浦一帶曾衝至日軍司令部，破壞了沈竹橋車站，擊退日軍，破壞汪鎮鎮間的鐵路橋樑。丁錫三部在蕭塘附近進攻日軍，破壞開行的公路、橋樑。

(二)滬西戰區：日軍在八月十六日以茂木牧野等部隊，向滬西一帶忠義救國軍進攻，結果林肯路的日軍司令部反被該軍攻入，死日軍廿餘名，十九日夜間，該部并焚毀青滬公路十一、十二、十三、等號橋樑，二月十一日展向虹橋鎮，陳家橋，虹橋機場進攻，連擊日軍至大西路，羅別根路一帶，二十四日夜間向泗涇，七寶徐經三處進攻，日軍退守松江，三鎮均收復，并將各當地大小漢奸日軍特務人員一律處決。

(三)京滬滬線上：蘇錫間有袁亞承部擊擊亭滬口日軍，破壞長百餘米之蘇錫公路，沙墩輝大橋。日軍近在咫尺，不敢動作，又破壞京滬路游擊隊望亭間鐵路，歸途并與游擊隊開日軍激戰，致有破壞周巷車站東西路軌，破壞錫豐公路，之鴨江，蘇下，安鎮三大橋樑，及電話線，并超過該公路出入於日軍防線間，進行方面，從事友塘鎮一帶之公路橋樑破壞，無錫方面，周部於八月二十八日在滬錫公路截獲日方軍用車一輛俘獲日特務人員宣撫班長三名，日軍大批出動搜索。

(四)滬杭線上：陳維祖部於八月十日夜間破壞滬杭鐵路，并以神速之動作包圍第四十三號洋橋之日軍，致於十二日晨將四十號至四十二號橋間之鐵軌電桿一律破壞，并猛烈進攻四十三號洋橋日軍。

自從前面抗戰發動以來，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對於東戰場之民衆武裝，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均已組織完全，在最近的將來大規模的游擊戰就可以致日軍的死亡。他們會以事實來證明的。

忠義救國軍的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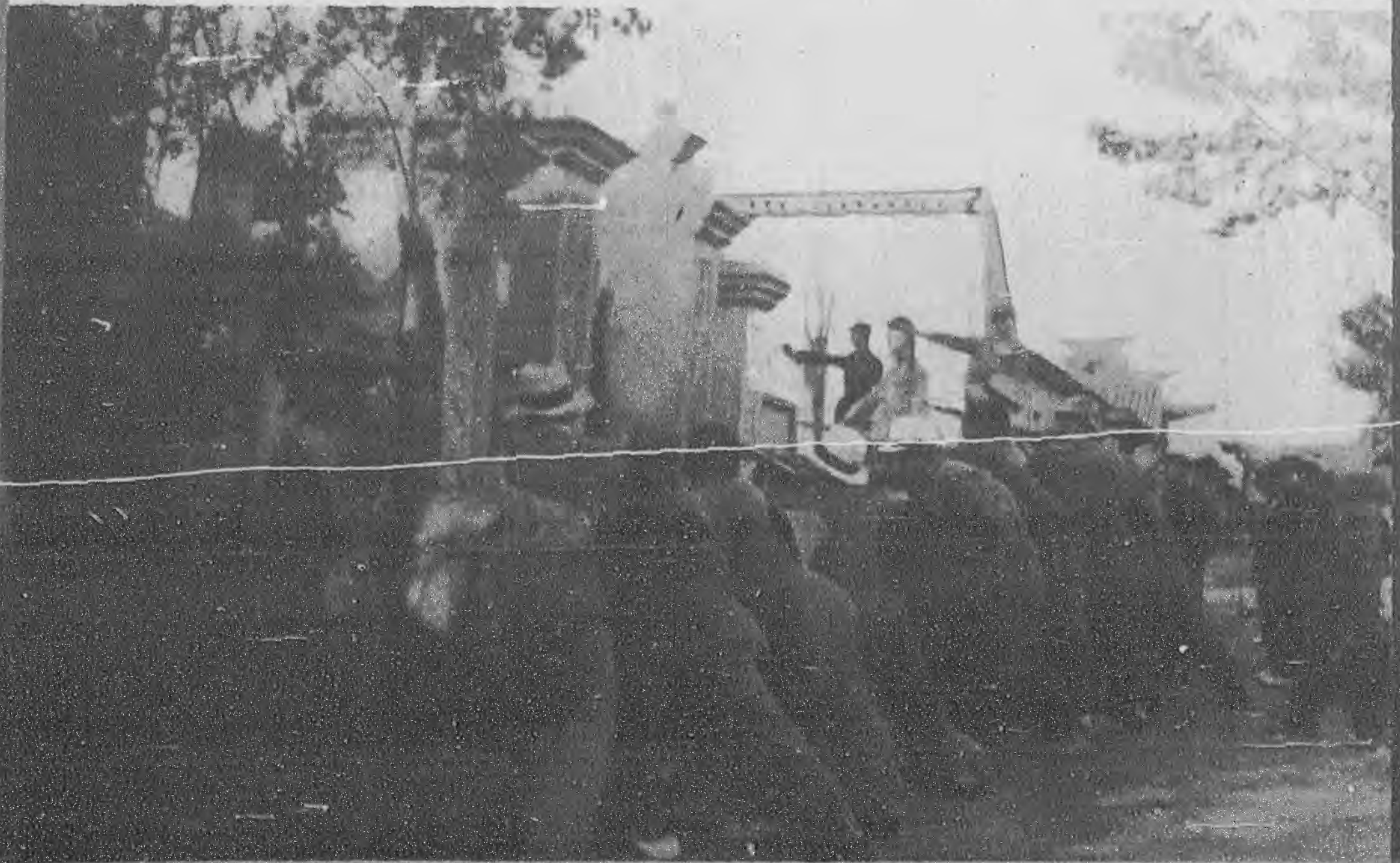
在途恭的動出隊分(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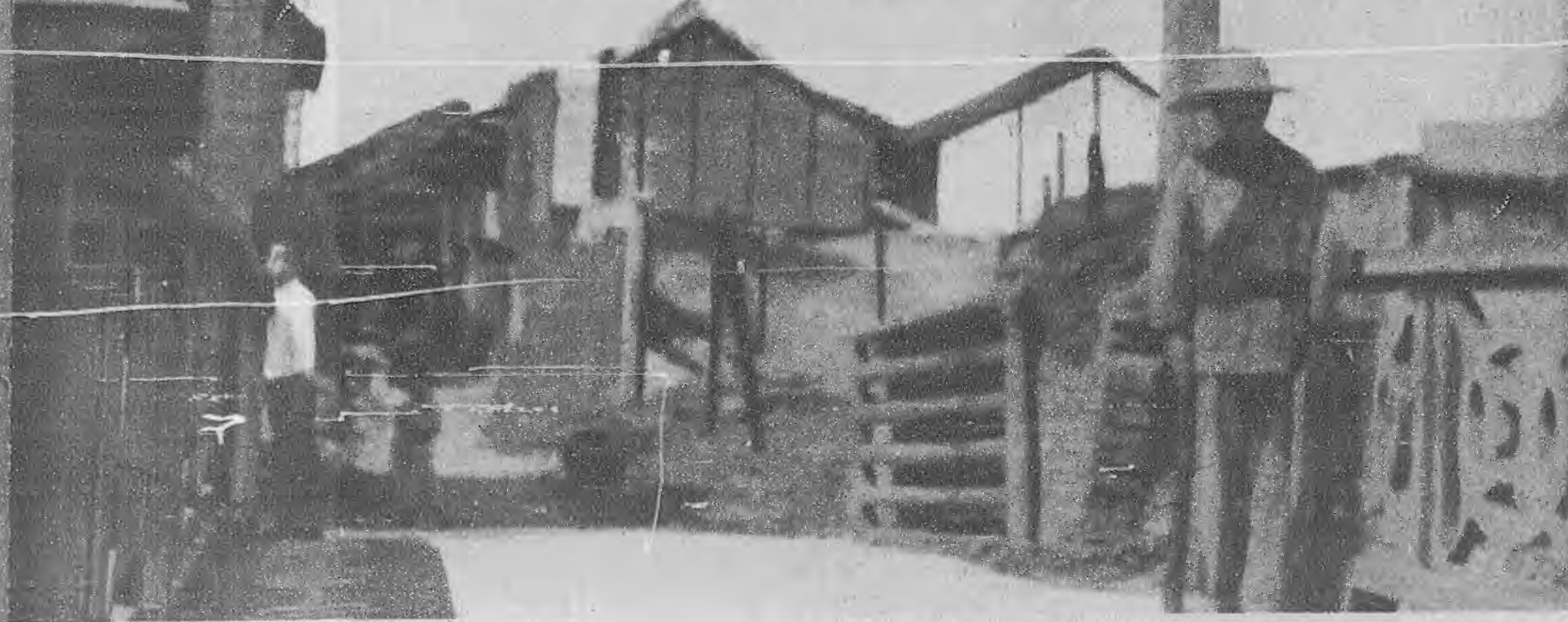
事工時臨築建(四)



(下)戰巷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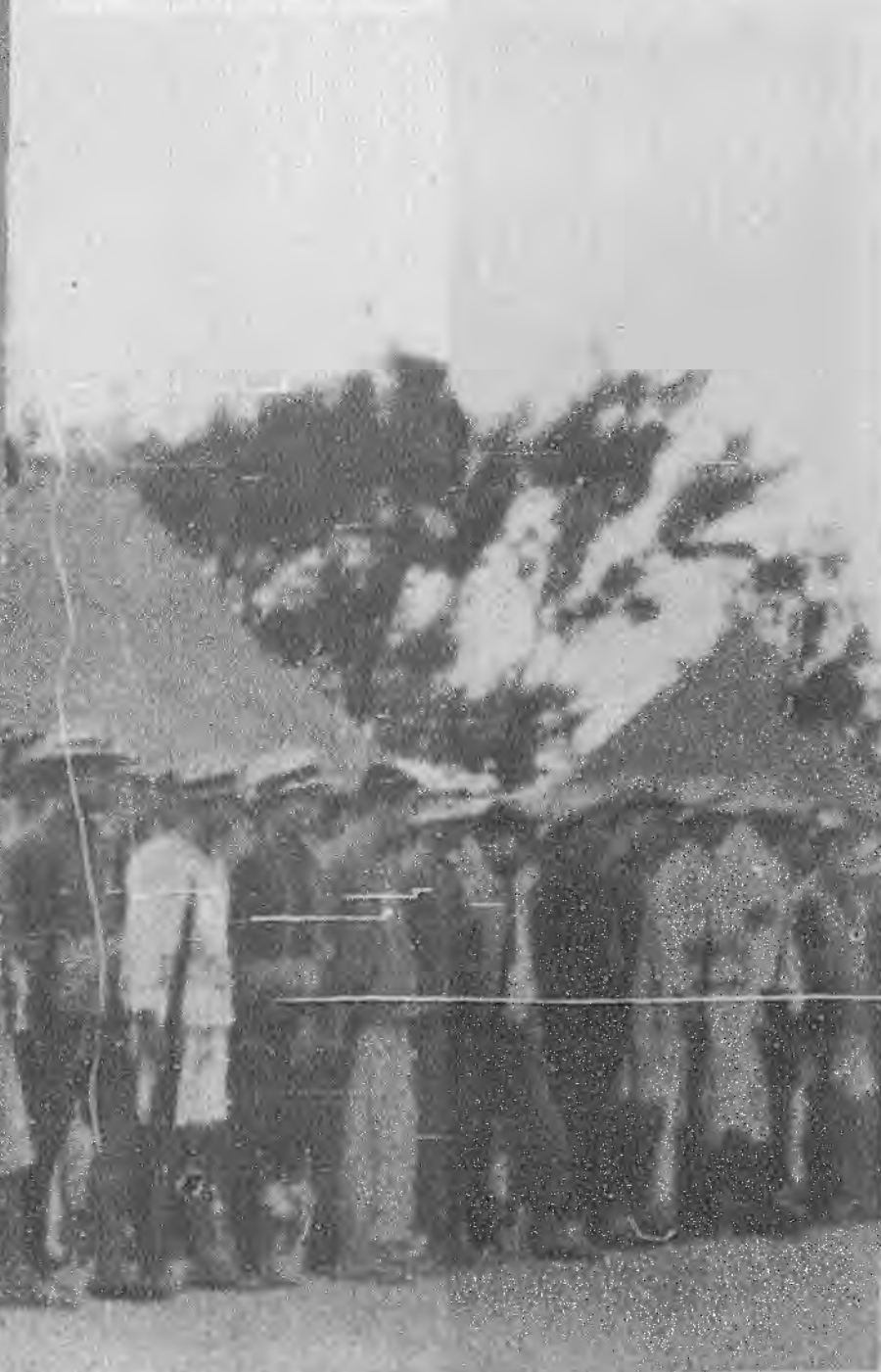


歡迎國軍克復南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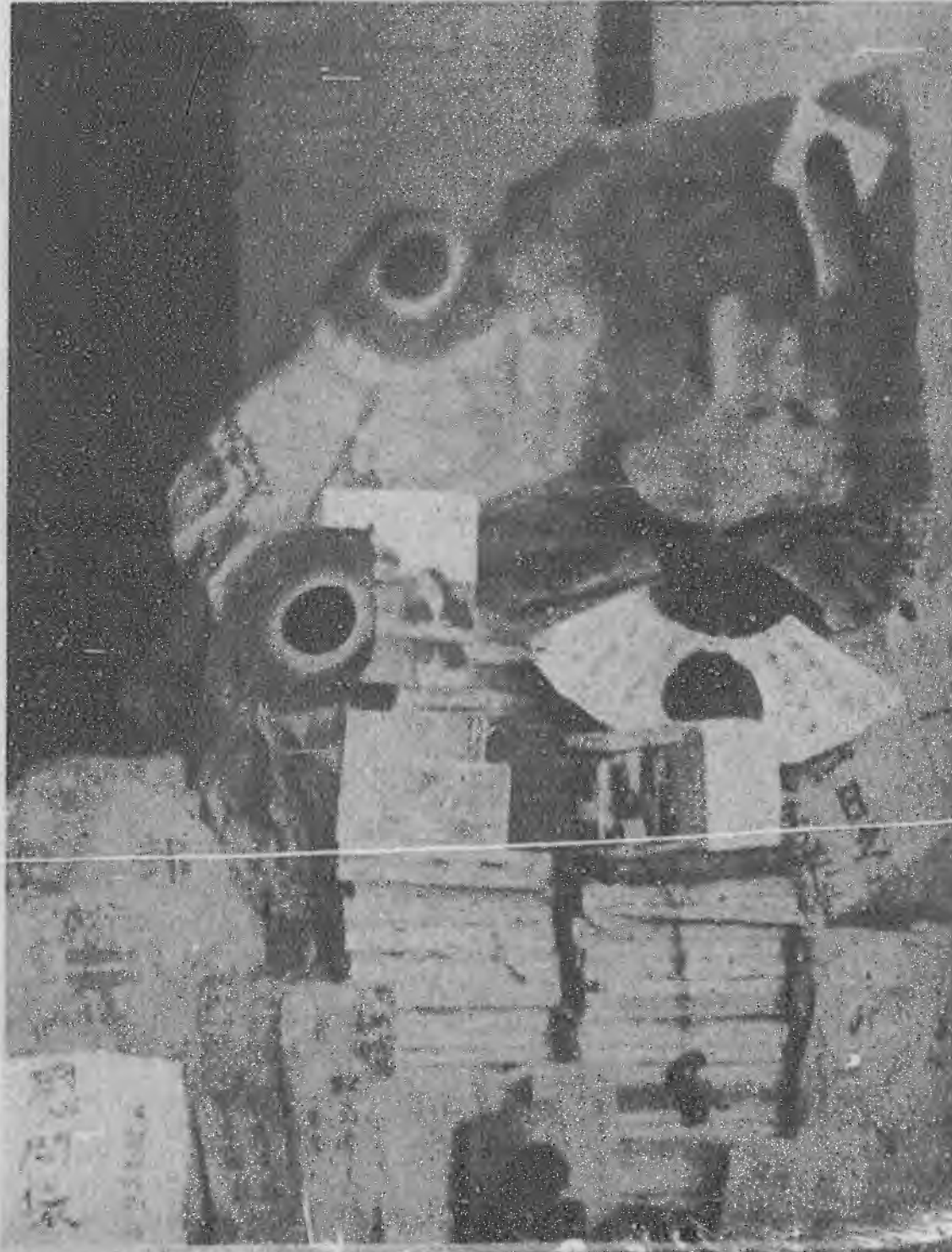


(五) 趕走了侵略者

(七) 逃脫者所拋棄的心靈食糧



(九) 任務完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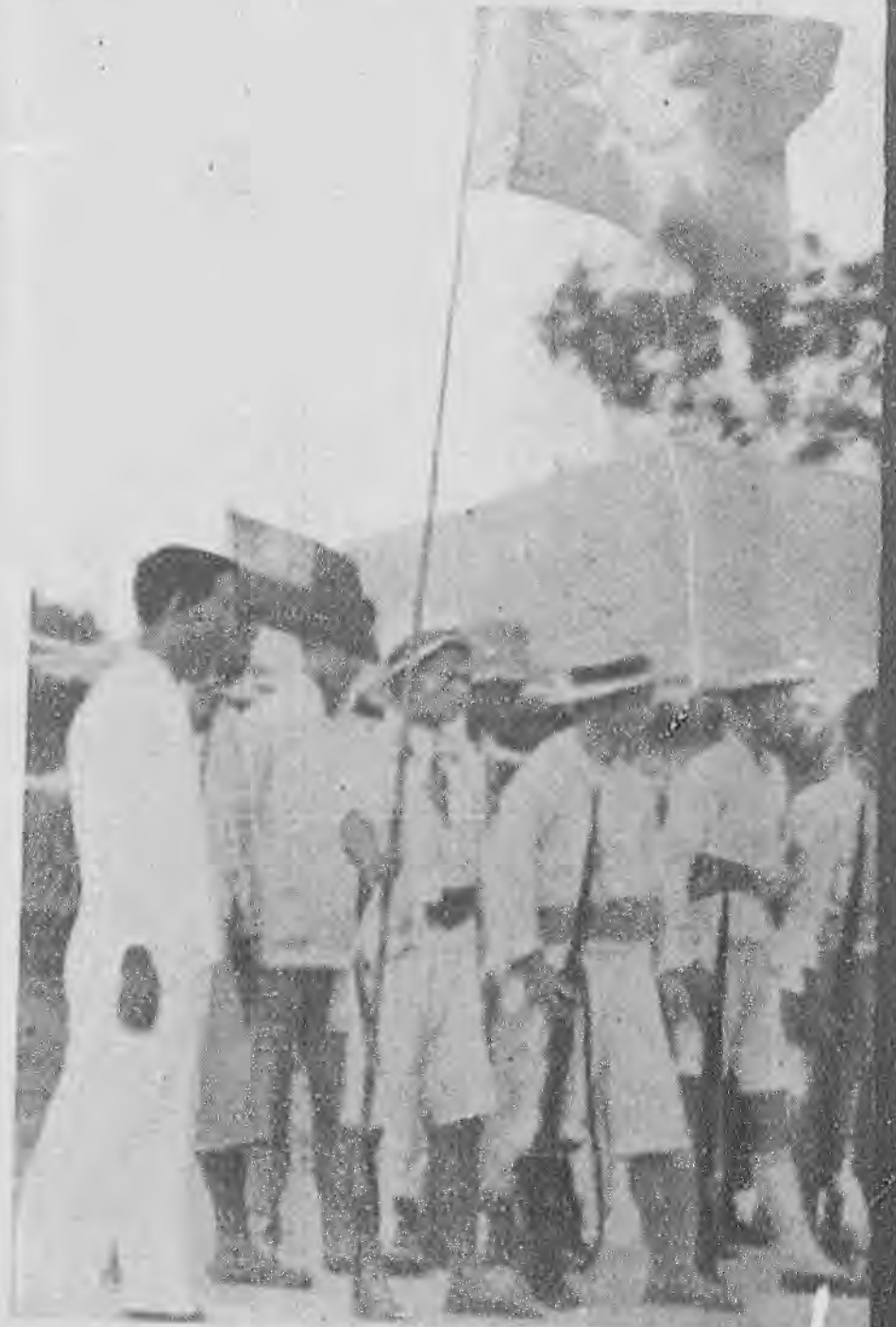




(下) 位崗的員門戰位幾 (八)



日末的奸漢小夫 (六)



伐進地的一另

道報影攝的暴殘軍日





示的卑這就神的士所了明我已錄影是不這房和平中萬數殺地小批煙，土的中軍得都，的健不若
。表怯種是，精道武；白們。而紀攝過兒。俘民國的十過屠批或天曾上領國在日記誰人忘是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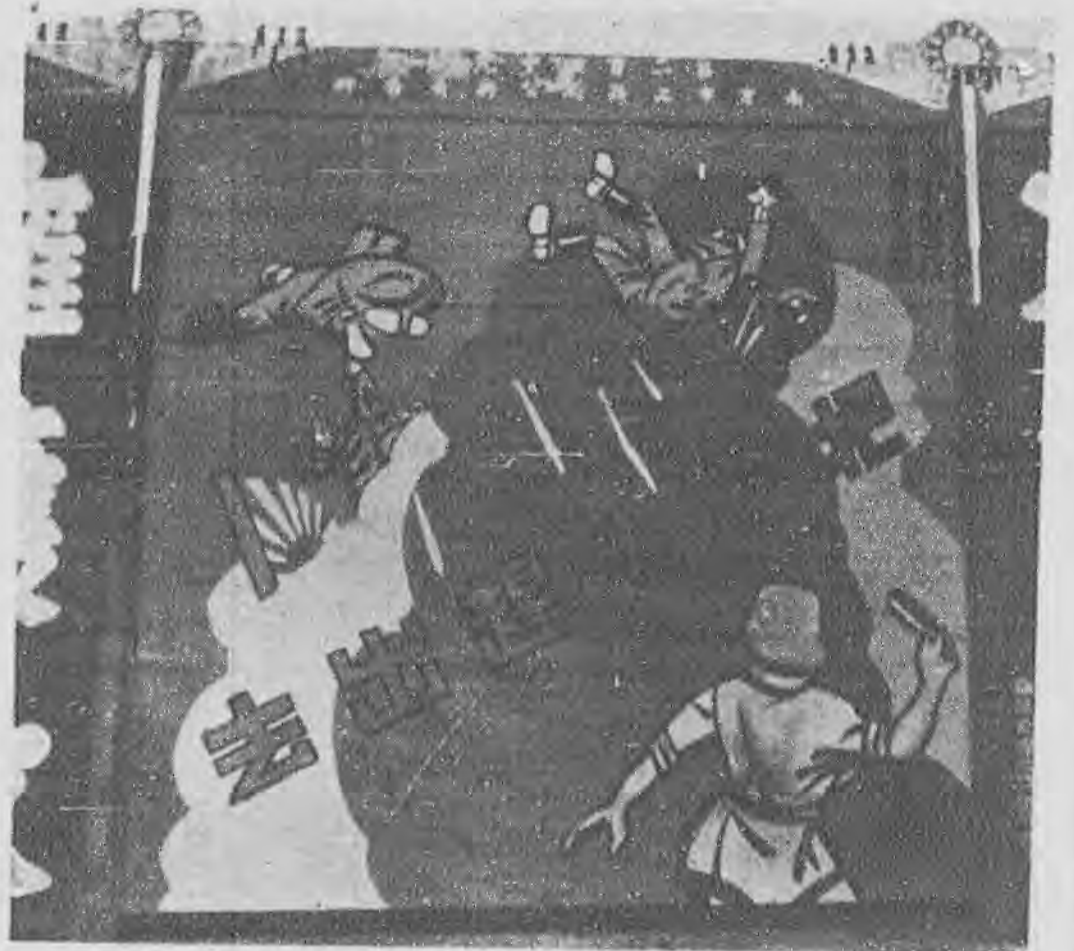
『收復失地 拯救東北同胞 (三)』



『北平敵人的大炮 (一)』



『擁護政府抗戰到底 (四)』



『把敵人趕出去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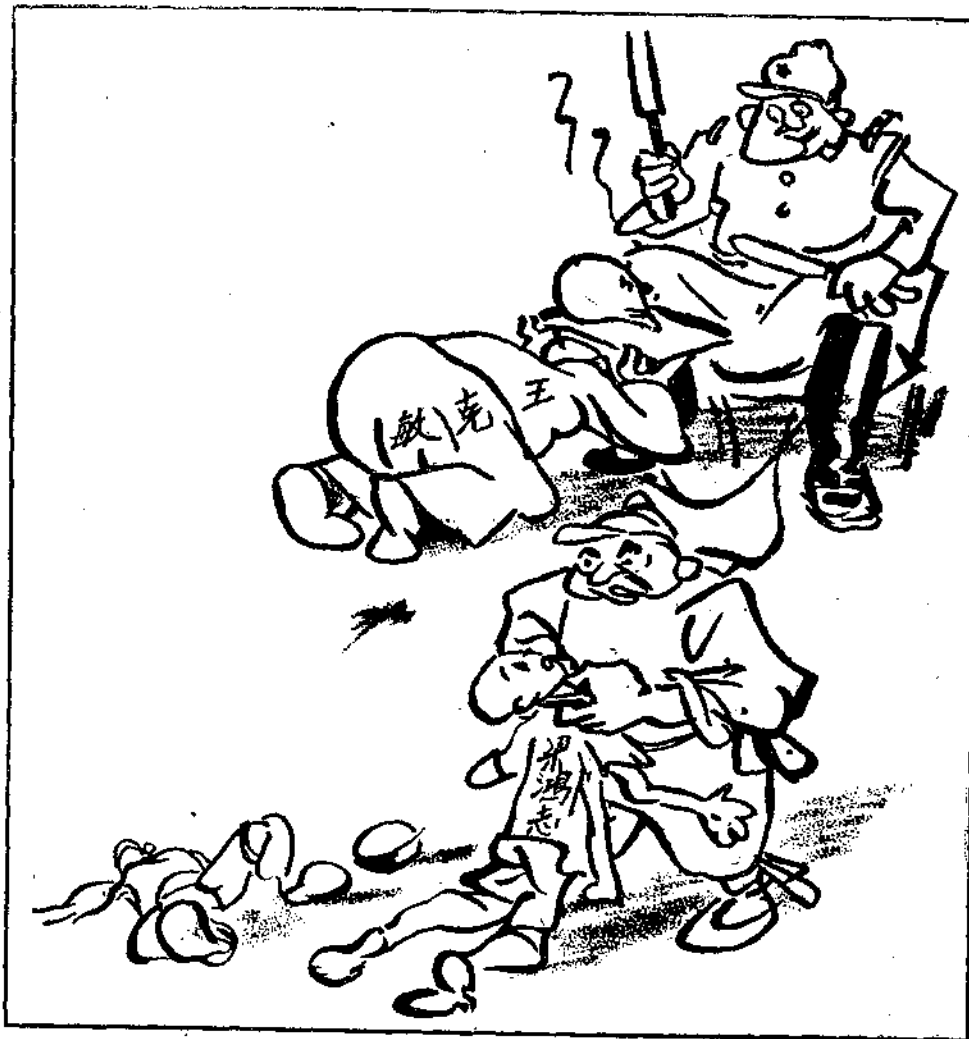
『拿生命保國難民族 (五)』

紀念碑式的漫畫與手溜彈的畫漫

「八一三」的砲火，使每一個中國漫畫家，都受了鐵與血的洗禮，都變成政治鬥爭的動物，都站在抗戰的最前線，為中國民族自由獨立而揮筆槍墨。

全國漫畫作家協會，從抗戰的砲煙彈雨中派進了「第一漫畫宣傳隊」，由葉淺予率領到南京去工作。他們在兩三週間的短促時期內，使首都城圍裏無一處的廣告板上，不是他們的漫畫作品。如今雖然首都已經陷落了，可是那一幅又一幅的漫畫紀念碑，卻依然矗立在那兒。請參看本頁上的五幅攝影。

戰事西移後，還留在孤島上的少數漫畫家，除為生活鬥爭而努力外，都以為與其坐等無聊的漫畫，不如不畫。否則富爾德姓埋名地去做地下層的漫畫工作。我們記得在今年「八一三」那天，上海的兩租界裏，中日戰爭的敵對雙方，曾有過一回宣傳戰，孤島上的漫畫家，十有九人都有作品參加。對頁上的五張用鉛版複製的



『奸漢切一盡殺』(九)



『胞同我死殺，富財我，奪劫』(六)



『屋房我毀焚，地田我佔強』(七)



『袖領的們我來起家大』(十)



『夫其殺又，女婦奪強寧口本日』(八)



影燈皮牛：彫革（一）

中國民間的 雕塑藝術

中國的民間藝術，在造型上是簡潔和強有力的，在色彩上是熱烈而刺激的，在技巧上，是富於原始美質而獨創的。她備具有種種的現代藝術的條件。中國抗戰一開展後，文學家之羣，對於文學的形勢和素質的問題，接連二地在探討如何大眾化，如何利用，改進舊形式等課題，我們因此想到在抗戰時期的雕塑藝術是否也需要大眾化，需要利用舊形勢，以紀錄光榮的中國抗戰史呢？結果許多使用雕塑的藝術家皆贊同，要與文學的趨向合流。於是我們特地搜集一些中國民間的雕塑藝術發表。這些作品的確是大眾所了解，而且不是「藝術家」所創造的——是一般的「工匠」的藝術表示。當然新興的中國雕塑家，若能把握一部份的民間藝術的特質而去創造，至少對於自



王天大四：塑泥（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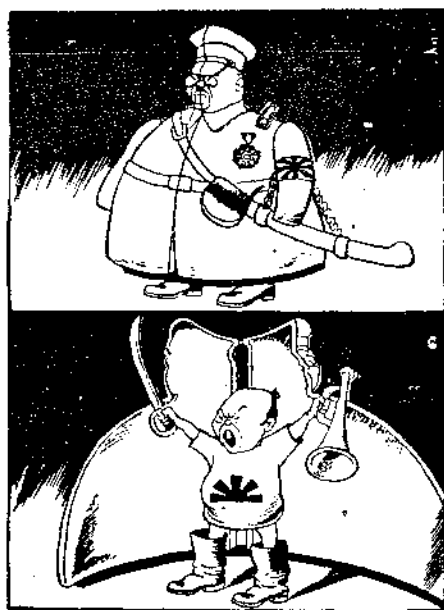
像佛金穿：彫木（二）



牛耕童牧：铸铜（五）



官墓陵明：刻石（四）



馬蠢與駝駱

(說小言寓)

徐 訥

是初秋雨後，新月初升的晚上。

獅子睡着了；虎正在山谷中伺獵食物；花豹伸他美麗的腰，在追逐異性；兔子在林下嬉戲；豺狼成羣地在野道上叫嘯；斑鹿在湖邊賞月，搖着長角與水底的柳影比美；象在湖深處洗澡；羊羣都已經回家；牛已經工作疲倦，在草地上休息。

風微微地吹着樹林，樹梢上乘涼的夜鶯唱起歌來，許多的鳥兒都應和了，這像是一個龐大的管弦樂隊的合奏，引起湖邊的青蛙，林中的蟋蟀都喝起采來。月下的樹林更顯得無限的和諧。

這時候，有一隻馬孤獨地在踴躍，他被人養得正肥，不知道工作；也不懂得世界上畫的美，音樂的美與詩的美；他對於月色湖色不感到興趣，對於滿林的樂聲也不會聆聽；他感到寂寞，躍來跑去不知怎麼才好！他舐舐草地，但並不想吃，他實在吃不下了；於是躍到湖邊，喝一口水，但隨即吐去；他四面望望，天是藍的，月兒露着金色，樹林黑黝黝，他只有知覺或者說只有感覺，他不會想像，思索，世界在他都沒有疑問。鳥唱得熱鬧，他也仰天轟嘶一聲，引得鳥兒們都笑了，他不知道這是好意還是壞意；可是再嘶一聲的時候，蛙兒們對他咒罵起來，林中的鳥兒也更笑得凶，他才感到不好意思，他躍開去，他看見一隻斑鹿在湖邊，他緩步地過去，好奇地看看她；美麗的斑紋與美麗的角度，

他看了不會鑑賞。看她癡立在湖邊，他也就去站一回，站不出什麼意義，於是她問：「你站在這裏幹什麼？」

斑鹿聽了笑出來：「你沒有看見月兒在柳絲裏的笑容麼？你看多麼美？」

馬看了半天，看不出月兒的笑容，又莫明其妙的走開去。

正在這隻馬百無聊賴的時候，忽然有一種清脆悅耳的聲音自遠處傳來；就揚起他的蹄子，飛也似的跑過去看，正如最近上海的市民看陸連奎的大出喪一樣。那是一隻駝駱，驮着沉重的東西，在那裏前進，項間的鈴鐺響着驕傲的調子，於此馬兒笑了！腦裏浮起了一種思想：「這樣緩慢的步子麼？」他於是飛起蹄子，直追而上，一剎時烟塵起處，他早遠在駝駱十幾碼前，回顧駝駱還在那裏緩緩地走，駝鈴還掛「鐺……：『鐺……：』地響着，他於是就躺下來等候，等駝駱趕上來了，他又站起來飛跑一陣，接着又躺下來等候；等駝駱再趕上來，他於是又飛奔上去，這樣好幾次，可是駝駱還是『鐺……：『鐺……：』地按部就班，視若無觀的自己走自己的路；於是馬兒息下來，看那駝駱遠去，遠去，遠到快見不着的當兒，他又一陣烟似的趕了上去。那時駝駱正上一個山坡，馬兒直追而上，逕趨山頂，於是山上的猴子一齊鼓掌嚷着：『好快！』好快！』馬兒於是真真得意了。他揚着蹄子再向前奔去，許多猴子在樹上穿來穿去追上去，一面喝着采，鼓着掌，一直送他下了山，可是那時駝駱還未走到山頂呢。

馬兒下了山，猴子們都已陸續散盡，那時馬兒也已經疲乏，看見一灣清泉，他就大喝一陣，躺在水邊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夜已經深，天上有一輪明月，無數星星，馬兒站起來，揚揚他的尾巴，他已經恢復他的精神了。忽然又聽到『鐺……：『鐺……：』的聲音在遠遠的前面作響，他知道那是駝駱，他想：『他難道要同我比賽麼？』

於是，一陣烟，馬兒飛也似的又趕去了。鈴聲在耳邊蕩漾。顯着無限的傲慢；馬兒自語道：『你以為趕上我了麼？』他更緊迫地揚他的蹄子。

鈴聲在耳邊蕩漾，但是他不知駝駱在哪一個方向？碰巧一隻長頸鹿在路邊，他就招呼她，問：

「先生，借光了，你看見一隻禿毛的搖着驕傲鈴兒的傻子麼？他去那一個方向？」

「怎麼？你問他幹麼？」長頸鹿反問他。

「我打一個瞌睡，他就趕上我了。」

「怎麼？你打算同他比賽麼？」

「可不是，不到一分鐘，我一定在他前面了。」

「那自然，可是再一年，你永遠在他的後面了。」

「這怎麼講？像他那樣，禿毛，脫頂的傻頭傻腦的東西！」

「先生，還是息息吧，下去是一望無際的沙漠，你就會死在那邊。」

「你不要胡說，你以為我像你一樣懶惰無用麼？」

「不用說你，老虎在那邊渴死過，獅子在那邊餓死過，白象在那邊焦死過。」

過。」

「什麼獅子，老虎，白象，我不認識，我不懂；我不管他們。請你不要耽擱我工夫。只告訴我這隻禿毛的笨虫的方向好了。」

「啊，你不信拉到，他，他就在那面。」她用她的長頸指駱駝去的方向。

「好，謝謝你，再會。」

「不但再會，而且永別了！朋友。」

馬兒恐怕沒有聽見他的話，因為他已經飛也似的去了，騰下一陣烟在空中飛揚。駱駝正在緩緩地前進，馬兒只廢兩分鐘功夫就趕上了他。於是馬兒對駱駝說：

「駱駝先生：你看，我隨隨便便就把你趕上了。」

「自然，馬先生，你當然比我跑得快。」駱駝客氣地說。

「那麼，爲什麼你『鏗……』的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呢？」馬更加驕傲了。

「爲什麼不？」

「你應當跟我走！你應當聽我指揮，依着我的方向。」

「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爲什麼你可以干涉我？」

「干涉你，因爲我比你跑得快。」

「我沒有功夫同你爭，你快你的就是。」

「但是當我休息睡覺的時候，你必需等我。」

「這怎麼可以？」

「那麼我就同你比賽。」

「我不同你比賽，我從來是愛好和平，不同人作這些意氣之爭。」

「你這個懦弱者，但是從此以後，我永遠在你前面走，你不用想趕上我一步。」

「那麼請吧。我不是爲你而生存的，我有我更大的使命。」

「但是有我在你面前，你一切的使命，在你未達到前我早都達到了。」

「那麼請吧！」

於是馬兒冷笑一聲，跑了幾步，可是又回過頭來：

「你到上來！哈！哈！哈！哈！哈！」於是一溜烟似的前去了。

駱駝還是『鏗……』的緩緩地走。

第二天夜裏，駱駝穿過一片草地，在一個小池邊看見那隻馬兒睡着正酣。

駱駝沒有喊醒他，『鏗……』地自顧自的前進。

當駱駝前去了以後，一隻蛙兒從池裏跳出來，笑着叫馬。

「馬將軍，你說的那隻禿毛的傻子，他早就『鏗……』的前去了。」

「啊，讓他去吧，他走一天的路，我一個鐘頭就趕上了，現在我正瞌睡呢。」於是馬兒又睡着了。

蛙兒數着駱駝『鏗……』的聲音，聽它慢慢的低微下去，低微下去，一直到聽不見了，可是馬兒的鼾聲正響着呢。

到天色微明的時候，馬兒醒了，他用尾巴拂拂身上的灰塵，吃了許多草，

喝了许多水。

蛙兒在旁邊直替他着急：

「爲什麼不？」

「你應當跟我走！你應當聽我指揮，依着我的方向。」

「爲什麼不？」

『你到這時候才醒來，還不快一點趕上去，還要這樣那樣的耽誤。』

『哈哈，你看着，我一個鐘頭就趕上他了。』馬跳躍幾下。

『你不要吹牛，你趕上趕不上，反正我也看不見。』

『好，我帶你去；你跳在我背上看着就是。等我趕上他的時候，你也可以對他笑罵，說：『哼！哼！我都趕了你，你還要同馬將軍逼氣！』』

蛙兒高興得嚷起來，從馬的腳上連爬帶跳的升到馬背，於是馬兒嚷聲『好』，就飛也似的跑起來。

蛙兒在上面坐着，像騰雲駕霧一樣，快樂到極點。大概兩個鐘頭後，『鏗……鏘……』的駝鈴聲又隱約地可以聽見了，於是蛙兒歡喜得叫出來，繼而這鈴聲越來越清楚，清楚，於是蛙兒站在馬背上遠眺起來，果然那駱駝在荒野中蠕蠕地走着，他對馬說：

『可不是，這個禿毛的大傻子在爬呢？』

於是馬兒四隻蹄子一躍，幾個箭步，就把駱駝趕上了。

『駱駝先生：如何？』馬兒放緩了步子微笑。蛙兒原是唱手，這時大聲地唱起歌來：

『大傻瓜，

毛兒禿，

身子大，

腳骨粗，

腿兒壯，

跑起來，

前腳像長疔，

後腳像長瘡！』唱完了，他與馬兒都哈哈大笑起來。

駱駝沒有理他們，非常沉着的對馬兒說：

『馬先生，我看你還是回去吧！這裏已經是荒漠，一直再過去就是萬里無際的沙漠了。』

『沙漠？你想用沙漠來駭我麼？』馬兒自恃地說。

『沙漠？你駭我都駭不到，還想駭馬將軍？』

『在那面，老實告訴你，老虎渴死過，獅子餓死過，白象也毫無辦法的焦死過。』

『但是，他是馬將軍！』蛙兒說完了又唱起來：

『馬將軍，

腿兒健，

腰兒細；

一口氣跑百里！

一口氣跑千里！

一口氣跑萬里！』

於是馬兒又驕傲地笑了！蛙兒也哈哈大笑。

可是駱駝不響，昂着首『鏘……鏘……』地前進，於是馬兒又是一溜烟似的掠過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那馬兒終時時在駱駝的前面，可是一睡着又被駱駝追了過去。

直到有一天的中午，馬兒已經追過駱駝十里以外，是沙漠，附近沒有一滴水，一根草。馬兒說：

『你替我看，哪裏有水？我口渴！』

『水？我早快渴死了，沒有啊！』蛙兒啞嘶着嗓子說。

『沒有，我要你尋。我帶你來作什麼的？』馬兒焦燥地說。

『但是一路我都注意着，注意着，可是沒有啊！我自己也要渴呢。』

『你自己，什麼你自己；限你一刻鐘尋到，尋不到我一腳踏死你！』馬兒暴戾地說。

『我看你也累了，睡一會吧，馬將軍。我去尋水去，尋到來叫你。』蛙兒跳下馬背。

『睡？怎麼睡，沒有樹，沒有草，就睡在這沙漠上面麼？』馬盛怒地罵道，但是也無可奈何地睡下去了。不過喝在心頭，他沒有法子睡着。

蛙兒一個兒在沙漠上連爬帶跳的尋，尋水，水沒有，尋草草沒有；忽然一種清脆悅耳的『鏗……』的鈴聲又隱約地聽見了，他計從心來，快快地回到馬兒那裏。

『水尋到了麼？』馬兒正渴得發瘋，烈火般問。

『水，沒有！』

『沒有。』馬兒跳起來，揮着蹄子幾乎要踏蛙身了。

『可是，馬將軍，大傻瓜就上來了，我們不是有辦法了嗎？』

『有什麼辦法？』

『他還有溺，我們等着喝一點就是。』

『溺？我去喝他的溺？』馬露着一頭青筋，眼睛發着火。

『鏗……』的鈴聲果然近了。駱駝大模大樣還是從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

馬兒一聲不響，等駱駝過去了，跟在他後面走，蛙兒也同馬兒一起連跳帶蹣的跟在旁邊。

大概一刻鐘的功夫，果然駱駝撒溺了，馬兒趕緊用嘴盛着喝。蛙兒也擠着想揩一點油，馬兒一氣，一飛蹶子把他跌到幾丈路外，蛙兒暈在那邊，醒來時，怎麼也尋不着駱駝與馬的蹤跡，口渴，肚飢，太陽晒，不到半天就死了。

馬兒喝了駱駝溺後，比較恢復了一點精神。駱駝看他萎靡地在後面，回過頭來問：

『馬先生，爲什麼不往前去呢？』

『我要趕上你是很容易的。』馬兒說着拚着命奔上去了。

一天復一天，一里復一里，路程是迢遠的，駱駝終是昂着頭大模大樣從容不迫的，走自己的路。馬兒碰着水草，就飛奔了許多里地，否則渴極時只好在駱駝後面等喝駱駝溺，或者冒着險拚命奔，以冀前面有水草等地。他早已不

如以前，已經瘦弱得不堪了。

一直到許多日子以後，馬兒有四天四夜尋不着一點水草，他乏極，渴極，最後以爲前面一定可以有，於是拚着命奔，以賭他的命運，誰知飛奔百里路的过程中，竟完全是沙漠沙漠。他實在走不動了！躺下，太陽晒着，渴着，他只好靜等駱駝趕上來撒一點溺給他喝。可是駱駝還沒有來。

於是馬兒支不持，躺在地下喘氣，站也站不起來，身子也反不轉來，心跳得凶，……他感到害怕，四面看看，荒漠中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個生物，他感到孤獨，淒涼。

這時，忽然有一種聲音傳來了，這聲音在這荒漠之中，使他感到莊嚴，神聖，悲壯，激越……這像天國的福音一般，令他肅然起敬，令他喜悅。那不是別的，那正是遲緩的死板的駱駝鈴。

馬企盼着，駱駝終於近了，那禿毛的傻子也見到了。這駱駝還是大模大樣從容不迫的昂首走着。

馬兒想振足起來，跟在駱駝後面喘口溺，但是怎麼也站不起來。眼看駱駝要走過了。於是乞憐地求道：

『駱駝先生！……過去都是我不好，我是個傻子，你才是英雄。現在我是快死了，求你原諒我，救我一次命吧！』

『馬先生，我早就勸過你，這是老虎渴死過，獅子餓死過，白象也毫無辦法焦死過，不用說你。』

『真的，駱駝先生，我不自量力，想勝過你，不過現在我快死了。請你救救我吧，可憐我一點。你是寬宏大量的呀！駱駝先生。我實在是渴！』

『渴，這裏也沒有水。』

『你撒點尿我喝喝就是了。』

『溺，溺怎麼可以喝呢？』

『非常好，非常好，我已經偷偷地在你背後喝過許多次。已經救了我好多次性命了，現在我連站都站不起來，所以只好求你撒在我的嘴裏了。』

駱駝於是在馬兒嘴裏撒了一泡溺。馬兒才吐出一口氣來說：

『你真是我救命的恩人，不過請你再撒點給我肯不肯？』

『我已經撒完了，等一會我或者再會有的。』

馬兒想爬起來，但是支持不起，滿頭漲着青筋，眼睛裏發着火。

『好，再會了，馬將軍，你休息一會吧！』駱駝響鈴要走了。

『怎麼？你……你要去了麼？』馬兒支起頭來說。

『是的，明天你醒來，不立刻就可以把我趕上的。』

『駱駝先生，你不要挖苦我了，我是個傻瓜，蠢東西，又沒有實力；不聽

你的話，弄到這個地步；求你寬宏大量，救救我吧！』馬兒淚不斷流下來。

『可是我有什麼法子呢？駱駝說：叫我就在這裏對於你有什么好處。』

『至少你還有溺可以做我的養料。』

『那麼我自己呢？朋友，我是要走自己的路的，你的驕傲，對我挖苦，咒

罵，笑謔，我都不會同你計較過；我還曾忠告你，可是不聽我話，現在我有

什麼法子呢？』駱駝說完了昂起首要走了。馬兒於是捧着駱駝的腿哭起來：

『你一去，我一定是死了；先生，我的恩人，你救我一條蠢命吧。你一定

要去，千萬把我帶帶去，帶到有水草地方，我或者因此還可以保一條命。』

『好吧，那麼你就爬在我背上吧。』駱駝泰然地說。

馬兒於是掙扎起來，但是怎麼也爬不上去；於是駱駝伏下來，幫他上去。

站起來，馱着他緩緩地前進。『鏗……』

『鏗……』馬兒這時感到這聲音更加神聖

莊嚴了，太陽正烈，他閉着眼睛，喘着氣，忽然眼前一黑，全身抽搐，他與這

可怕世界永久脫離了。

當駱駝走到前面水草處，把他放下來，用水救他，但怎麼也救不活了。

於是駱駝嘆口氣，搖搖頭，昂起首從容地走自己的路。

『鏗……』這聲音慢慢地遠去，是馬兒的喪鐘，但也好

像替馬兒祈禱靈魂的安息。

譚助開大

中國通：上海同文書院爲日本僑

養中國通的大本營。據說數十年來，

院中學生教授每年必至中國內地各處

旅行，做調查工作，每到一處，不論

大城小鎮，長橋淺流，即一飯一菜，

亦必詳細記入懷中小冊。但對於中國

人一拳打在他們身上的份量，却無法

估計：此次犯華，受到意外的抵抗而

大吃其虧，種因便在此地。

× × × × ×

運動員：聞僑維新政府最近探得

某外國銀行有代中國銀行保管之未發

行紙幣七千萬元，便私向該行職員商

謀，如能將其取出，當以三百萬元酬

勞。該行職員，虛與委蛇，吃了許多

白飯，看了許多白戲，結果婉言拒

絕。

× × × × ×

新式髮樣：上海髮樣去年盛行

『飛機式』，有某理髮店特美其名曰

『航空救國式』。九一八到了，又有一

種新髮樣，式爲右鬢高聳，左鬢則往

後直梳，取名『打回老家去』，并謂右

面暗示西南，左面暗示東北云。

× × × × ×

打落湯鷄：上海有許多外商中文

日報的副刊，新近刊載大批攻擊托洛

茨基派的文字。按托派在中國早已失

勢；陳獨秀出獄後也祇盡力學問；該

批文字大有打落湯鷄與無的放矢的樣

子，且使人會疑心托派又有活動當權

的可能。共黨某同志對人言：我也勸

他們不必如此；況且在『聯合陣綫』的

意義上也有衝突處。

× × × × ×

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中都以爲要

寫刺激文字，須到漢口等處前線去。

豈知上海虹橋路便也有一條很活躍的

前線？

× × × × ×

日本醋：有外人自日本來者云：

犯華日軍之妻子們，悉知他們丈夫等

在中國之行爲，特別是讀到了田伯烈

寫的外人目覩日軍在南京之暴行一書

後，大爲自己獨守空房的舉動抱不

× × × × ×

著作等身：名偵探小說家奧本海

姆今年七十二歲了，最近出版的一部

小說是第一百〇四本了。

再走。

『不，靠不住，今天中大的同學在防空壕裏面悶壞了的就有不少，我們得尋個空曠的場所去避，』旺隆肯定地說，繼續前行。

一口氣又走了半里路，軋軋的機聲漸漸由遠而近，大家都加急了脚步，趁着月光，循着一道斜坡的小徑拐了個灣，下面便是一片寬闊的田畦。

在一顆大榕樹底下，大家停住了脚步，瞧了瞧，四週早躡滿了躲避夜襲的人，像祈禱一般靜穆。

『這裏人太多，我們到外面田裏去。』旺隆低聲說。

『唔，外面總好一點，炸彈落下來，這兒犧牲太大了。』我回答着。

我們開始躲在一列疏落的瓜棚底下，震盪的機聲漸漸從西北角移到了頭上，大家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諦聽着半空中有沒有炸彈落下時，一種急促而尖銳的噓噓聲，具有特別的戒心。

『雨明，你看！那是什麼？』祖藩指着西北角的小坡告訴我。

『他媽的，火箭啊！……漢奸！』旺隆憤憤的說。

兩顆紅色的火星，從樹頭直射向天空，接着砰，砰，……砰，……火光閃了幾閃。

『那裏來的槍聲？……那是槍聲啊！』祖藩低聲說。

『許是保安隊向那放火箭的地方開槍吧！』我說。

『啊！看，這邊又來了！』旺隆瞧着東邊的樹林。

果然，幾顆淺藍色的火星，又從樹林的兩邊射了上去，接着又是幾響槍聲。

『他媽的！警察在那兒，……捉呀！這些家伙可害人不淺。』伏在田邊的青年高聲在嚷。

『是呀！警察去捉呀！媽的，捉住了給他一槍！』祖藩提高了嗓子連續地

『天哪！還不收拾了這些家伙，該殺的，該殺的！』一個花白頭髮的

，蹲在糞缸旁邊呢喃。

榕樹下的人羣立刻浮動起來，大家應和著，十幾個警察和保安隊橫曳着槍，匆匆從人叢中穿過，刺刀閃閃發亮。

喧嚷聲和零落的槍聲，衝破了田野間的寂靜。

『滋……滋……滋……』一種像燃着爆竹藥引的響聲。

一顆，兩顆照明彈，像汽燈般高懸在空中，緩緩向着地面低垂，淡白色的火光照澈了四週的田野，人們回復了先前的肅穆。軋軋的機聲愈加響亮起來，漸漸又低沉下去。

『轟隆……轟隆，轟隆。』

『聽……落彈啊……三個。』祖藩低聲說，神情有點緊張。

『不打緊，離得很遠。』我說。

『像落觀音山腳的模樣，』旺隆在猜測落彈的地點。

人心漸漸的張惶起來，每個人都驚悸着炸彈會立刻從頭頂上落下來，流血和死亡的慘劇，隱約已在前面演出，槍惶中的人們，默默的開始向田野裏移動。

機聲又重新響亮起來。

『該死的家伙，快伏下來！……不許動！給頭上的東西發現了，大家都逃不掉。』穿着制服的保安隊喝止着走動的人羣。

偶然幾個還是走動。

『喂！……可是活不耐了？再動，媽的，看槍哪！』一個警察高聲警告，故意使地板動着槍聲，發出噁噁的響聲。

機聲又漸漸向西南方低沉下去，兩顆懸空的照明彈慢慢兒減弱了它的光芒，最後終於熄滅了，人們重新活躍起來，也有抽煙的，也有談論着剛才落彈的地點的，也有詢問剛才放火箭的漢奸有沒有抓到的，……

半點鐘以後，敵機從西南方折了回來，這回的聲音愈加響亮了，從聲浪的高度去臆測，盤旋在頭頂上的敵機，顯然比先前的多了幾架，並且這像是重轟炸機。大家都寂然無聲，後面瓜棚裏伏着的一個小伙，已經夠夠的睡熟了。

「旺隆！你猜，這回可會落彈也不？」祖藩有點心怯。

「算了吧，怕沒有那末巧。」我說。

「我也不相信。」旺隆帶着安慰的語氣。

「不要響！看呀，光彈！又是三個。」伏在田邊的青年，向我們打招呼。

田野間給照耀得比先前還要明亮，大家面對着，連衣服的颜色也能夠辨認出來，敵機繼續在頂上盤旋打匝，像餓鷹似的怒吼。

「轟隆，……轟隆，……」

「兩個，他媽的！近得很，可不要給他發現了這兒的目標。」

「這回可完了……」

「管他媽的，還是安靜一點！炸彈落下來，聽着也好準備。」

……
田野像死一般靜寂，小浜裏的青蛙也嚇得躲起來，收住了牠的鳴聲，只有草窠裏的螢火虫偶爾的從這一草叢飛向另一草叢，閃着微弱的光。

經過了幾次盤旋偵察，敵機像覓不到目標似的，悻悻然朝着東南方飛去，當震盪的機聲沉沒在東南方的天際的時候，高懸着的照明彈，也失去了他的光芒。人們也開始談論着。

半點鐘過了，人們開始向着歸途移動，當我們走過榕樹下的時候，十幾個全副武裝的警察和保安隊，正簇擁着五個衣衫襤褸的，推向小石橋的南面，後面追逐着男人和小孩。

「漢奸！他媽的，放火箭，害人的傢伙，槍斃他！」

「槍斃他！媽的！……」

十分鐘以後，擾攘的人羣漸漸隱沒在南面的狹巷裏。一點另五分的時候。

警報解除。

——完——

譚助 閑大

小收藏家：八仙橋車站有九歲

賣報童子前日向記者求兌一分鈔票。

并謂某銀行為流通市面起見，曾發行

一分，二分，五分，紙幣三種，不久

即收回。

世界語：據說最完美的『世界語』

，不是愛斯潑蘭托而是傑士普生教授

發明的哪維爾。但是沒有幾個人懂得。

巴黎新風氣：法國京城巴黎，公

園內及一切公共建築物上，本來禁止

招貼；但是現在各處可以硬紙版做成

的宣傳品，圖畫文字都有，上面的題

材全是第一次大戰的回憶：原來法國

政府正在發行國防公債。

知法犯法：希特勒最親近的女友

是猶太人；戈培爾的情人，也是猶太

人。他們反對猶太人，究竟是什麼作

用？

御夫術：月前印度婦女運動，老

婆一律罷工；丈夫情急智生，申言將

殺害該運動領袖；後經政府調停，老

婆們紛紛復業。

科學新論：醫學界權威魏斯曼博

士在他的新著中說：胸部高並非好象

，反而會留更多地位去讓肺病發展。

從此以後中國新少年可以不必學外國

電影明星挺胸凸肚了。

一個紀錄：美國第一次的印刷事

業却是在墨西哥城創辦的；第一架的

印刷機器裝竣在一五三六年。

又是一個紀錄：美國萬人叢書已

打破三千萬冊之紀錄。最近統計，銷

路最好的依舊是莎士比亞，狄根斯，

及詩人濟慈等的作品。

林肯的鬍鬚：美國大總統林肯，

他的鬍鬚是極特別的好像下領鑲着邊

。最近丈夫雜誌中說：『你們要是以

為他們是要省條領帶，那你們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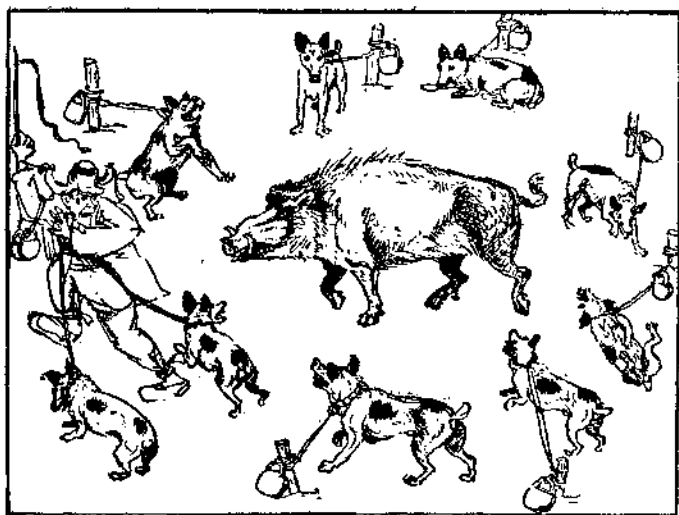
最可靠的傳說他在總統當選不久以前

才留鬚的；因為有一位小姐教他說，

于思于思會使許多女子對你注意而選

舉你。』

自從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全國精神團結，上下一心，全面抗戰；雖然好幾個大城市都淪陷了，人民爲敵人所蹂躪，被殺，放火，婦女被奸淫，不一而足；這種賊行，非但不能把中國民氣壓低；反而使得每一個國民，對於敵人同仇敵愾，更加強我們抗戰的決心，每個國民都希望最後勝利的到臨。



幾個賣掉了靈魂的律師

王蓉坪

不過同時也有不少認賊作父失了靈魂的人，甘心事敵，在淪陷區域內，大做出賣民族的勾當；每一念及，殊令人痛心；有許多我素識的律師都做了漢奸，讓我把他們的歷史都寫出來，多少可以表現出做漢奸的動機。

做漢奸的人材以落後軍閥，失意政客爲最多；現今竟有素爲人所尊重以保障民權爲職責的律師，而投身事敵者，我不免爲人類恥焉。

第一個我所要說的是董康：江蘇武進人，這個傢伙，假如早死幾年，或者不致於認敵作父，不入所謂臨時政府做出賣國族的漢奸的話，他在中國法律界確是一個權威者；他在中國法制史上之研究，可以與沈家本齊名，他們都是以研究古代法律出名的。董康早年被派往日本考察司法，他曾在北京

政府時代做過司法界最高的位置司法部部長，大理院院長，法律編輯館總裁，他都做過；甚至財政部部長，也做過；他是北京政府時代喧赫一時的紅人，當時他是一個很有道德的政治家，清廉極了，下台之後，兩袖清風，他也樂於安貧；數年前在上海以教書爲生，雖然做律師，可是案子並不多，大約是因他與外界人事不相往來的緣故吧！那個時候，人們提起董康無不稱爲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前年就聘於北大，任法律科教授，有暇專心著作他未了的中國法制史；可是可惜得很，北平變亂之後，他竟然老而不死，甘心做了敵人的傀儡，——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部長；從此英名掃地，只有資格做一個遺臭萬年的漢奸，永爲後世唾棄，可惜！可惜！

王蔭泰字孟羣。——山西汾陽人。——稍爲注意中國政府變亂，政治浮沉的人，提起他的名字

，誰都會知道他是北京政府（民國十五年）的一個政治紅人，做個外交部部長，並代理國務總理，國民革命軍平定北平之後，他就來上海作馮公；後來就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收入甚豐，養尊處優，何等快樂；可是他利祿心重，不惜爲虎作倀，居

然做了偽臨時政府的實業部部長；他早年留德，娶了一位日耳曼老婆，大約他的老婆，聽了希特勒宣傳的德日親善，而影響了她的夫婦吧！

凌啓鴻字揖民，浙江吳興人，——提起這位漢

奸，恐怕上海居民大多數時間他的臭名，他就是數月前受了偽維新政府的僞命，想用武力來接收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而夢想做兩院院長的人物；他是漢奸中最不幸的一個，奔走數月，化了成萬的開支，到處碰壁，因爲上海租界當局決意維持租界中國法律，所以拒絕一切僞命，他向各處奔走疏通，弄得走頭無路，毫無結果，除自嘆命薄做漢奸做不成，真是可憐！亦復可笑！近聞大漢奸蘇錫文，不久要委他做大道市政府的社會局局長了。現在我來把他的出身告訴大家，他曾先後留學日本及美國習法律，回國後，在北平執行律師職務，爲人以巴結人而得名，在北平平時律師界中有「馬路政客」之稱，居然做過北平律師公會會長，可是他風流成性，在北平時曾犯了一件桃色案件，因此不得不離開北平，來到上海。他用了他生平的絕技，到處逢迎，時常出入某聞人的家中，拍上了某聞人的馬屁，甚得其歡心，案件辦得相當的大，收入也不能算壞，他在上海得法了，就把他的原配張氏，及其子女拋棄不顧，而另與一個女學生戀愛同居，總之，他是一個毫無人格的人，無怪這次他也列入漢奸羣中。

陳羣字人鶴，福建長汀人，——在上海人的回

憶中，他是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初到上海時的政治訓練部主任；不知多少人死在他的手中，在那時候，撈了不少民脂民膏，地方上有錢的人，見了他就頭痛，他可以隨便給人一個頭銜：『反動份子』『土豪劣紳』等等，可以治人於死命，在那個時候，人民談起了他，有如談虎色變的可怕，後來幸而他的劣行，爲蔣委員長所知，把他撤職查辦；他先在上海做了數年寓公，後來時過境遷，他可以出面見人了，他才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因某聞人的幫助，事業辦得相當發達，可是他賊性天成，一有機會，就去幹出賣國族的撈什子，竟做偽維新政府的內政部長，我們倒要看看他究竟會有多少威風日子可過。

錢中道浙江鄞縣人。——本來他是鄞縣一個望

我們的創刊號出版以後，市面所發生的影響，真使我們不敢相信。兩天之內，第一批發出的書便銷完了；隨處有人看自由譚，隨處有人談自由譚。

我們當然不敢說：這是因爲自由譚的內容豐富，或是編排完善。但是我們却敢斷定，像自由譚這般的刊物，出版在今日，的確是應着大家的需要。所以自由譚的成功，是社會的要求，決不光是我們幾個人的力量；我們希望大家能繼續保持像對創刊號那般熱烈的鼓勵，那麼她便有了真正成功的一天。

我們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聲明，那便是關於稿件方面的話了。我們在創刊號裏已經說過：自由譚是大家的，須大家來協助。我們希望能寫文章的，大家都寫文章給自由譚。

族的後裔，早年曾留美習商，回國後，在招商局任事，因爲沒有怎樣發展，再就讀於東吳法科，畢業後，執行律師職務，不甚得意，欠債累累，曾因侵占他人款項被人起訴，幸得他的老師陳靈鏡律師極力爲他緩頰，得免一嘗鐵窗風味；去年國軍退去大上海，邵式軍就任偽蘇浙皖統稅局局長之後，他多方營鑽，竟也得到一個高級顧問及祕書長的位置，不數月，竟大發其財，居然出入汽車，儼然一個新貴人了；東吳同學對於他的恬不知恥，甘做漢奸，都對他不滿，均與他絕交，可見漢奸之不可爲也。

陳大勛浙江人。——出身東吳法科，早年因追隨郭沫若參加革命，任郭氏私人祕書多年，曾加入共產黨，郭氏出走日本後，他甚不得志，潦倒非常

『一經登載，稿酬從豐』這種老套話，大概可以不必說的。

不過有許多朋友，都問『自由譚要什麼樣的文章呢？』這個問題，請讀了兩期的本刊，自己去尋答復吧。『自由譚什麼文章都要，祇要是真實的文章！我們不喜歡調弄筆頭，不喜歡玩耍八股，不喜歡潑婦罵街，不喜歡無病呻吟。

我們更希望愛護本刊的能有名貴的照相寄給我們，像本期的許多時事材料都是人家不容易得到的。

本期出版後，我想外埠的文友和影友一定已看到我們的創刊號了。你們當時離開上海及其他所在地的時候，走得匆促，沒有留下地址，以後也沒有信來，我們實在無從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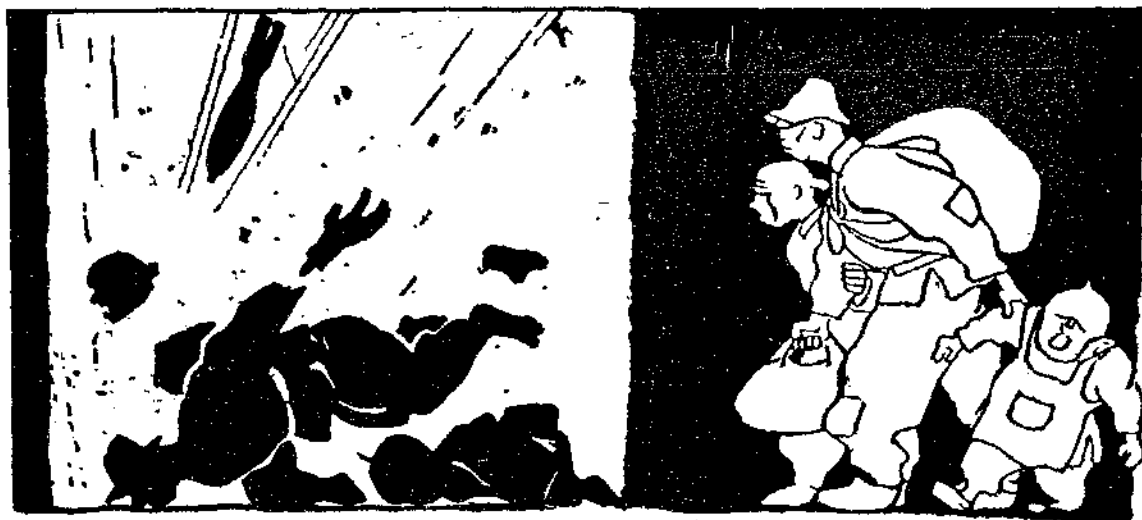
；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可是生意毫無，無以爲生，他不得不另謀出路，加入社會團體活動，他雖是浙江人，但生長南粵，學得一口廣東話，在廣東同鄉會大拍溫宗堯的馬屁，溫做了偽維新政府的立法院院長，他因逢時會，竟也做了立法委員，出入新亞，名利雙收，何等威風，然不久風流雲散，問他如何做人，我倒代他担心！

以上幾個漢奸律師，都是我平日所素識的，因爲他的恬不知恥，甘心事敵，我恨而把他們的醜史寫了出來，希望以後有人源源不絕的把做漢奸的臭史寫出來，讓他們的臭史得以遺臭萬年；同時更希望未做漢奸而想做漢奸的人，想一想，因而止步，回頭是岸，則我這篇文章就等於不白寫了。

你們通信。希望你們從此遠避響應，多多協助，趕快寄稿件來！地址是上海愛多亞路二十一號自由譚編輯部。

創刊號裏有兩個地方，我們也得在此地更正。偽政府治下的江蘇省會一文裏，提到松江銀行鈔票；現在接到王蔭樂先生來信說是軍閥時代山東省政府的豐大銀行的鈔票。孫大雨先生要我們特別聲明說他『不是徐志摩先生的學生，也不是新月派詩人。』他說上期那篇中國新文人統一的力量裏關於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符。

還有一個聲明：本期稿件擁擠，收到得遲一些的大作，如林微音先生的五月五日夜在尾甲板上馬哥里的中日戰爭將入最後階段等等祇得在下期刊登了。特此道歉。



避 難 記 達 祖

，知道了我的通信處，又往往會寫信來問我避難的經過，執筆作復，真有紙短言長之概，爲節省時間與精神計，故草此文，藉免分別報告，并以紀念我的已逝世的母親。

去年八一三，光榮的抗戰在上海爆發，八一七敵機就開始在蘇州城區轟炸。蘇州是我的故鄉，本來我一晌在上海教書與編書，住在蘇州的時候很少，那時因爲正值暑期，學校放暑假了，而編書又無須天天到編輯部，所以正在蘇州度着一年中難得的舒服生涯。

抗戰爆發了，在蘇州，一方面是各界抗敵後援會之成立，而另一方面各家忙着搬場逃難。我家也屢次的開着家庭會議，商討如何逃難，逃到那裏去？可是因爲家中人口太多而負擔經濟責任的人太少，都想逃難，同時都覺得難逃，於是屢次的會議，結果總是議而不決。

八一七的下午二時，敵機初臨閶門城外老五團營房轟炸，因離城區尚遠，城中居民還不十分驚惶。然而警報解除之後，血淋淋的傷兵抬入城內醫院醫治，就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時入傍晚，敵機又來了。警報尚未發聲，敵機已飛入城空，濫施轟炸，同時機關鎗不斷的開發，鎗子從我家的屋上飛過，向園中舉頭探望，敵機正在我們的頭上打轉，機上的燈光直射到家的屋內。轟然響起，我們閉着眼睛，以爲什麼都完了；但炸彈落地，我們所感到的，却僅如極烈的地震，開眼一看，家中一切無

恙。在這樣的恐怖的空氣中忍受了半小時餘，敵機飛去了。這時四圍夜色，電氣廠早把電燈的總門關閉，黑暗籠罩着全城。

也許因爲初次遭遇空襲，格外見得慌張，老婆嚇得發抖，姪兒嚇得發呆，敵機雖已遠去，老媽子還不敢入廚房燒飯，比較鎮靜的倒還是我年老的父親和母親。

究竟炸着了什麼地方？城中已轟成了怎麼樣一個情形？這是全家每一個人都在這樣的盤算着。終于我去開了大門，站在門前，擬向路人探聽一些消息。這時路燈已被熄滅，黑暗中望不見一個人影。四週靜默，好像全城中的人都已死去了一般。候了良久，前面發現了一點暗淡的燈光，漫漫的移近了，直到相離不過數十步之遙，才知隔壁某醫生的車夫拖着空車回來。我見到這個車夫，正好比遇到了新聞記者，連忙上前招呼他：

——你怎麼拖着空車回來？你們少爺呢？

——今夜少爺是不能回來的了，醫院中受傷的人滿着呢！

——怎麼！究竟炸的是什麼地方？死傷了多少人？

——炸的是善長巷大中旅館，聽說死傷有一千多呢！

他還誇大的報告，加深了我們恐怖的心理。（後來我們知道善長巷被炸，死傷僅數十人而已。同時我們又有悲喜交集之感，悲的是：死傷了這許

此次避難，各人都受到不少的損失與苦痛，而最使我傷心的，我慈愛的母親就在這避難時期中喪失了！

戰事西移，我們由鄉返城，親朋重逢，恍如隔世。在互慶「尚在人間」之後，總會問到避難的情況，從頭至尾，細細報告，一談就是半天。遠道親朋

人多。喜的是：善長春離我家還不到半里路，祇要炸彈略為帶歪，那就有「全部完結」之險。此次幸未罹難，這真是大可「恭喜」了。

僅在車夫口中得到一些報告，我感到未能滿足我探求消息的慾望，因此重慶站立在門口，希望再得一些新聞。果然，不久遠處傳來了一陣悲哀的哭聲，接着沉重的脚步聲也清晰可聞了。迫他們走近了面前，才知他們正是一羣新鮮的難民。我又上前向他們招呼：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

——善長巷來。

——那裏究竟炸得怎麼樣？

——不成樣子！

——你們的房屋呢？

——被殘酷的敵人炸毀了！

——現在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沒辦法，祇得到難民收容所去呀！

他們扶老攜幼，背着包袱，擄着被褥，無限悽愴的急匆匆地在黑暗的街心走去。見到這樣一幕可憐的情景，在我們心裏又加深了一陣恐怖。

『照這情形看，城內是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各人對於方才敵機的威脅，確實引為可怕，此時乃異口同聲的主張急須避難。可是我們爲了過去對於避難的問題之議而不決，始終沒有在鄉間租定房屋，逃到那裏去？仍舊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當時爲急欲離開城區計，我提議姑且先到橫塘鎮再說，各

人不知考慮的表示了同意。橫塘離城區僅十里路，我們也知道該處未必安全，但因為我們有親戚住在那裏，希望見了親戚，也許可請他們介紹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住下。并且那時我們認爲城區有立刻變成焦土之虞，祇要離開了城，那就總有辦法了。

既已決定避難，於是各自回房去收拾些應用的物件。那時電燈已經放光，但我們誠恐敵機再來，仍把電燈熄滅了，燃着洋燭，急匆匆地整理了一些衣服被褥等，必不可少的東西。那天晚上我們並沒有入睡，預備天一亮，我們就動身離開這危險的城區。

天亮了，我們趕到外面去找黃包車，但兩頭巷口平時停滿車子的，現在是一輛也不見了。再走了幾條巷，所見也盡是些滿載着行李的車，那裏有空車，費了許多時間，空車還是找不到。眼見着人家坐着車，滿載着行李一批一批的出城，自己心裏急得要命。天氣是陰沉沉地，白雲慘淡，正似乎天也滿臉愁容，景色淒涼，彷彿敵機又快要來臨了。橫塘離城雖不遠，但婦孺們那裏走得動，何況還有點行李？究竟怎樣走，又成了那時的一個難題。時間已不早了，無辦法中謀辦法，于是以十餘元之代價，雇了三個挑行李的人，行李由他們挑着走。我們全家老少婦孺一律走出城，預備到了城外再行雇車

的交通因傾牆倒壁而崎嶇難走，將就誤我們出城的時間。雖然那時敵機並不在我們頭上轉，我們一行二十餘人却都很慌張的急急于出城。我們以爲身在城中，正如一葉小舟之在滄浪怒濤的海洋中同樣的生命隨時有不測的可能。

半小時後，我們都走出了城。城外人頭擠擠，馬路上立滿着避難的人，有的在雇車，有的在雇舟，更有許多哭喪着臉在找尋他們失散了的小孩。各人的面部都顯現着憂急與緊張的形色。城外空車也並不多，供不應求，照平時的價格到橫塘不過兩角左右，那時的市價却增至十倍以上。我們即以重價先後雇了十餘輛車，父親，母親以及許多婦孺們以車代步，我和叔父及僕人等跟着挑行李的人走去。

天氣早就陰沉沉地不發陽光，走到半路，下起微雨來了。同時空中又發出警報聲，我們伏在亂草叢中靜候敵機經過，候了良久，敵機却並沒有來，警報解除，我們重振精神，冒着雨在滑滑的路上急急匆匆地奔馳。橫山聳峙在前面，亭子橋也隱約可見了，橫塘到了。

我一晌太不注重體育，走十里路，在人家固不算一回事，在我已認爲非同小可了。假使在平時走這許多路，一定將感到非常疲乏，此次却真奇怪，力氣不知從那裏來的，越走越輕鬆，走到橫塘，慈愛的母親急着問我：「走得乏力嗎？」我的回答却：「僅如在園中散了一會步。不知疲乏，祇覺得混身輕快與舒暢」。

橫塘鎮上也是人頭擠擠，秩序混亂，一半是城中逃來的人，一半却是鎮上想逃出去的人。因為橫塘離城太近，昨天晚上城中善長巷的被炸，鎮上房屋同樣的爲之震動，他們也同樣的感受到十分驚惶。而且橫塘是沿公路的一個市鎮，居民認爲也隨時有不測的危險；所以他們也忙着在逃難。我們在鎮上找到了姓莊的一位親戚，他是熱烈的歡迎着我們，他介紹了我們一個住所，那是在橫山的背後，四面有濃密的樹林，正成了避免敵機轟炸的天然屏障，而且風景絕佳，堪稱避暑勝境。地名爲山腰裏，鎮上約有三里路，進出至爲便捷。我們在鎮上休息了一會，便又再度出發。那時天已轉晴，太陽從雲端吐露出強烈的光芒，暗淡陰沉的面容，此時又一變而爲興高彩烈的情景了。

那時要我再走三里路，真也不算一回事，可是肚子餓得發叫，早上在家裏僅吃了兩湯匙蓮心，十里路一走，不知消化到那裏去了。而鎮上各店都打着烱，大餅油條也買不到。好容易見到一家雜貨店開着門，想進去買些乾點，也都賣完了，結果僅買得一個陳皮梅。

走到山腰裏，正值飯時，我們憑莊先生的情面，房東人家居然留我們吃飯。他們燒着又大又肥的肉，我肚子雖餓，却沒有胃口吃肉，以兩塊醬瓜吃了一碗飯。

飯後和鄉人們閒談窮究，出門看山色，聽蟬聲，難得到鄉村來，處處都覺得可愛。一方面莊先生

又爲我們去借了許多應用的物件，又代我們去採辦了些柴米油鹽，憑他熱誠的照拂，使我們得到種種的便利。

過去一般住在都市中的人，往往提議到農村去，但他們多數是口說不動「腳」的；現在，我們却真的到農村來了。我們仿行着農民的生活習慣，太陽還沒有落山，我們就把晚飯吃飽，天黑了，我們就睡了。

我們並沒有床，全都席地而臥，鄉間蚊蟲特別多，嗡嗡之聲，不絕于耳，我們大批的人口，成了它們大批的食量。這個，使我們感到絕大痛苦。想起了珠羅紗蚊帳的生活，不禁起天上人間之感。

村鷄報曉，房東女主人已在忙着吊水燒粥，我們席地而臥之處，正她們吊水必經之地，自然我們也就祇得很早的起身了。村中曉景，別饒詩意，太陽在東面的山頭上微露光芒，西面的山頭上正在吐露如白雲般的朝氣，溪水澄清如鏡。人聲全無，所有的聲響，僅是鳥聲虫聲與溪邊二三鴨子的叫聲。涼風吹來，令人飄飄欲仙。而呼吸空氣，在那時才真是領略到了新鮮的滋味。

在這新鮮的空氣中，我和我的姊夫攜着籃同往鎮上去採辦菜蔬，那天鎮上市面已恢復了常態，而且畢竟逃去的人少，逃來的人多，所以市面反見熱鬧。我親自買菜，生平還是第一次，我並不識秤，隨便給他們幾個錢，由他們秤着，鄉民很誠實，回去復秤，却並不使我吃虧。辦好了菜，便上茶館吃

茶看報，探聽一些消息。城中報紙，在鎮上都可買到。看到前線節節勝利的新聞，使我們的精神感到興奮，避難所受到的一切痛苦全都忘記了。

那天在鎮上我又遇到了一位姓吳的親戚，他們一行也有十餘人，也是昨天才逃來的，他們借住在市梢頭的一所房屋內。他深以住在鎮上未必安全爲慮，急欲另覓住處，他和莊先生也是相熟的，于是仍由莊先生介紹搬到山腰裏來和我們同居。我們住在山腰裏正恐無與爲親，吳家搬來，自此談笑有伴，鄉居可不愁寂寞，全家都表示着歡迎。

我們每朝一起身就到鎮上去吃茶。最初我和我的姊夫同行，第二天，搬來的吳先生成了我們的同志。茶館的設備雖異常簡陋，然而却也別有風味。在那裏無須正襟危坐，可以儘適意的蹣着腳自由談笑。村夫野老，儘是素昧平生，但我們也可以很隨便的和他們攀談，他們會推着滿臉笑容來和我們敷衍，在他們的嘴裏可以聽到不少的奇聞野話。城中來人，更可以聽到一些超乎報紙所載的勝利消息。我們也明知這誇飾的消息之未必翔實，而我們都很愛聽這足以自慰的報告；因爲我們的精神却爲之舒暢了。上半天的時間，我們就在茶館中消磨，我們真不嫌其設備之簡陋，破舊的檯凳，缺口的茶壺，而我們的情味却超越在蘇州吳苑與上海大東茶室之上。

山腰裏房屋並不寬敞，屋舍人多，天氣又熱，悶坐真使人難受。我們當晝寢醒來，時常到附近去

散步。有一次我們走到南木橋，又發現了一所茶館，那裏離我們的住處約兩里多路，是一個冷落的小村莊，除了茶館，就沒有第二家商店了。茶館的前面流着一條小河，河旁滿栽着楊柳與楓樹。我們請茶館老闆把檯凳搬出來，我們在小河之旁，綠蔭之下，品茗談笑。那裏不比鎮上，地址偏僻，幾與人世隔絕。我們更自由了，我們可以娓娓清談，同時也可以高歌長嘯。鄉居本甚無聊，匆匆避難，書籍也沒有攜帶，無事可爲。于是上午往鎮上吃茶，下午往南木橋吃茶，就成爲我們日常的工作。我一晌爲了生活而終日忙碌。不料此次避難反享得了一些清閒之福。

敵機不時在車站一帶轟炸，因之城中逃來的難民日見其多，鎮上的市面也因之而日見其熱鬧了。城裏各種食品，也有人帶到鄉間來賣。因離城甚近，我們可以吃到很新鮮的城裏食品。祇要囊中有錢，連三珍齋的醬鴨醬肉都吃得到。

我是每天必到鎮上，父親也常到鎮上去吃茶，姊姊老婆等，她們也常到鎮上去吃點心。住在山腰裏已一個月多了，祇有母親一人却從沒有到過鎮上。母親足力並不十分弱，鎮上打個來回是可以勉強的。不過深居簡出是母親數十年來的習慣，在家裏也難得出門，所以避難到鄉間來也就不想出門了。記得不知是避難一月後的那一天，我正因足上大發濕氣而未能出門，母親輿緻却特別高，竟然邀了幾個伴到鎮上去了，回來時已午刻。手裏拿着幾個醬

鴨醬肉的紙包。一進門就忙着問我：『你，飯還沒有吃吧？』『是的，時間還早呢』。母親聽到我還沒有吃飯，面上顯露着滿意的笑容。她告訴我回來走得很快，途中也沒有休息。我就說『何必這樣急急地走呢？』母親的回答却是『就恐你先把飯吃了，那

末醬鴨肉不是白買了麼？』母親愛我，一晌如此。任何食品，甯願自己不吃，祇要我吃了，母親心裏就滿意了。然而，這樣慈愛的母親，竟就因避難而永別了人間。

(未完待續)

腥風

耀五

劃一個圈

日軍在山西因給養常被截斷，往往在地上劃一個圈，中寫『死』字。表示自己包圍，沒法活了。怯弱的成天哭，兇頑的愈加騷擾，但內心也潛藏着巨大的悲哀，當他們吃着老百姓的一隻雞的時候，一邊吃，一邊講：『今天我們吃你們一隻中國雞，明天我們的身子就喂你們一隻中國狗』。反過來說，因爲知道身子白喂中國狗不值得，所以先吃一隻中國雞扯個直。

寡婦愛國

緬甸有寡婦葉秋蓮，將其屋宇及首飾拍賣，得款三萬餘元，盡購公債，且不取債券。有叩以今後生活者，葉曰：『但求能使中國勝利，雖餓死一女子，又何足惜！』

青天白日旗

廈門失陷後，鼓浪嶼仍保持其國際性。日軍屢

次欲登陸，各國皆聲明如日軍登陸，各國軍隊亦當照辦，以保護僑民，是以日軍遲遲不敢。島上會審公堂依然高懸青天白日旗，日人認爲刺眼，遂暗中使人前往將旗桿砍斷，這番舉動，較『八一三』上海日人在憶定盤路強下華人商店所懸國旗省事得多，又免得丟醜。

德日親善

北平日人欲檢查輔仁大學，遭峻拒，日人臨行時自言自語：『德日親善，貴校不至有違禁文物，可以不必檢查，』以解嘲。

檢查三部曲

北平日人檢查各教會學校，至中法大學時，駐平法大使館聞訊，派員阻止。日人知不可行，乃臨事要求改爲參觀。法使館人員以事前未見接洽，亦予拒絕。日人見無結果，乃請求溫校長談話，法人以校長公忙不予延見。



無題錄

章克標

早幾天我曾經探問過人家：『有文章發表的地方沒有？』因為我很有想做的文章，而要一個適當的發表地方。前天方在報上看到自由譚創刊出版的廣告，今天就得提筆寫文。文曰無題錄。因其無可題，且不必有題，更不許有題。內容是什麼？不過我一個人的私感罷了。感想隨筆之類，自知不登大雅之堂，惟處茲亂世，安有大雅，即小雅也難保存，只有無題之一法，也算無法之法，無可奈何中之自慰耳。本來還不能這樣快便寫出來，也許隔了若干時日之後，終于不寫而止，不過今日有了發表的地方，自當寫出來，一以洩胸襟，再以留痕跡，他日重讀，必有慨焉。

(1)

十日前曾回家鄉走過一次，七日前出來；在淪陷區域內三日，耳聞目見者多，刺激頻頻，反致有

神經麻木之慨，所以想來，在傀儡組織下的新貴，大小各漢奸，必有更加麻木的心境，其實是心神麻木之後，才去做漢奸的。認賊作父，一定他精神上異乎尋常的狀態才成，絕不是常態的人所能辦到的。有人以為我的此語，太覺忠恕了。

(2)

此次回鄉之目的，在探視故居。我寓居嘉興，已經三年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寓中，去年十一月初匆忙出走，均未及攜出，早料其必蕩然無存。但是我一定要去證實此事，則於心方安，而現在是證實了。不過我們本是窮人，並無什麼寶物古董之類，故雖到了一物不存的境地，到也不十分着急。因為損失的不過是從學生時代所買積的幾箱破書，由零碎空閒時間所寫存的若干稿本，其他衣物用具，更不值錢。我想我既無宋元名槧，少了幾箱破書，不過稍有不便，既不存心為學者著作家，此種書原無用處，早可清理，而今是問題不成了。至於稿本，既無出版家之過問，也不過放着以待虫鼠之侵蝕，所以更無問題。到是不值錢的衣物，因為是日常要用的，比較上好像有些可惜，但是現在還不至于露宿街頭，也未受國際慈善機關的慈惠，身上能有衣穿，並未受飢餓之苦，也可以自滿而把一切置之度外了。我認為這一種物質上的損失，並不嚴重，倘物質上的損失而要使精神上受打擊，那才是嚴重的，我欣幸我所受古風的精神陶冶，能得到這樣一個試鍊的機會。我發傻想，要推翻唯物史觀的

理論，而回復到宋代理學家的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的夢境。

(3)

許多人都望香港，廣州，漢口，重慶，成都，昆明去了。去的人是十二分不錯的，從淪陷區域撤退，即所以表示不合作。此種無可奈何的消極反抗，是無法中的一法，但不能像由一部份人那麼引以自豪。這樣走的人，比較所有在淪陷區域中的全人口，是屬於微乎其微的很小部份。而且他們的能夠走，別人的不能夠走，由于經濟背景支配者居多，所以用不到自豪自誇的。至於更有若干人的奔波，只是為了獵官的方便，那更加卑鄙不足道了。

(4)

對於一切的官，我們從鄉下來的人，總是怕他們，但也衷心輕視他們。我把官和官僚，認為一體，而且在聯想上總是要帶起貪官污吏等名詞。有了這種偏僻的思想，我便能下推論，論斷中國的所有現在的結果，是種因於做官思想。科舉的流毒，現在我們還要身受之，真是慘極了。考秀才，中舉之類，目的在於昇官發財，科舉廢除之後，官是不廢的，做官的路仍舊有，試看各學校的法律，政治學生是怎樣擁擠，從民元直到現在，並沒有大改動，因為這是做官之路。再考核淪陷區域中的各個新貴，倘使有人肯做仔細詳盡的統計，我可以保證其中是前清科舉中人民國政法科的人要佔絕對多數。因為他們只要有官做，做的是什麼官可以不計及的

。本來前一輩子，那個官途被別的一種人塞滿了，他們是永無做官之望了的，他們自然要接受這個機會，不但是接受，而且是營求哩。

(5)

其次是各地方的土劣，他們的勢力是永遠不可侮的，無論支配的是誰，他們的勢力永不改變，而且局勢愈混亂，則他們的地位愈鞏固。此種人有營商的，也有預備做官的。營商的只要有錢可賺，什麼事都可以做，此是商人根性。奸商忠商，不過暫時的一時的分別，商人以賺錢為第一義，其他非所計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交通運輸諸多不便，而大膽的商人却可以因此發財，平庸的商人，只能愁眉嘆氣。土劣而兼營商的，自可運用其特殊地位而大發其財了，正像有做官癖也可以因此得着官做。

(6)

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上本來有的，不是在淪陷以後才產生出來的。在前我們也知道，而且遠見一點的人，早能看到此點。不過對於民衆的教化，領導民衆的人，可說工作太不努力，以致成績毫無。或者這話也不能說出其真相，因為在做那些工作的人，其中有許多對於自身的使命，並不明白；也有本來是官僚士劣蛻變而來的，根本談不到工作，所以有自己不去工作，並且霸占了不許別人工作的批評。現在便有了這個結果。但民衆將從實地的試鍊中新生出來，中華民族的韌性，不久可以得到一種證

明。

(7)

國府通令告誡屬官的奢侈淫靡，最近又有一次，可見中國的官，其受傳統之毒很深，而難以自拔。許多在抗戰中心地的官員，頗有大做其桃色的夢；行爲不檢，生活奢侈，恐怕到處有之。一方面忠勇的將卒在火線上浴血抗戰，而另一方稱爲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却這樣，詎不令人喪氣。不過這一輩人的末日是快要到了，在抗戰情緒逐漸高昂的今日，必至使他們無立足之地。一定要做官的人着重在做字而把官架子丟去，中國就有希望，就可以獲得勝利。我們頗知道有許多人在這樣做，努力於這樣做，這是中國之光。

(8)

有人人口口聲聲同情于民衆的受苦，但民衆却並不會以此爲苦到了極點，因爲民衆一向是受苦的，一直受着大大小小的重重壓迫，而今也不過是此種壓迫罷了。許多人儘管呼號着全民衆起來，實行民族抗戰，而在淪陷區域中的老百姓，還是以努力耕作爲他們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他們長年慣習於此，不能不工作，以爲不種田便非挨個餓死不可，而一切的人，都還不肯死的。到是遊手好閒之徒，他們成了臨時的志士，去參加使衣隊遊擊軍的工作，有時也去做漢奸，幫助敵人而獲得重大的報酬。再進一步便在鄉間做小強盜。我推想在淪陷區域中將來大小土霸的滋生，是不能免的，而且此等人，或

與敵方通聲氣，所成的不但是民衆的隱患，而民衆脂膏之將被其吮吸是無疑的。這一類的人，也許假借很出色的名目，但是要想去號召民衆，是無望的。

(9)

各地匪徒的被敵人儘量利用，是很明顯的事實。誰教我們平時縱容着這許多匪呢？對於匪黨的放伍和縱容，一向成爲公開的祕密，以爲要有匪才用得剿匪的，要有盜才用得着防盜與維持治安的；有了此種錯誤觀念，社會上便致益加多事了。平時不肯讓民衆有一點點力量，也不許他們有一點點組織與自衛之道，而今要想他們起來完成那個神聖的使命，宣傳家們太偏於理想了。如何方可，一定得發願把已往的錯誤完全矯正過來。但爲政者已有此決心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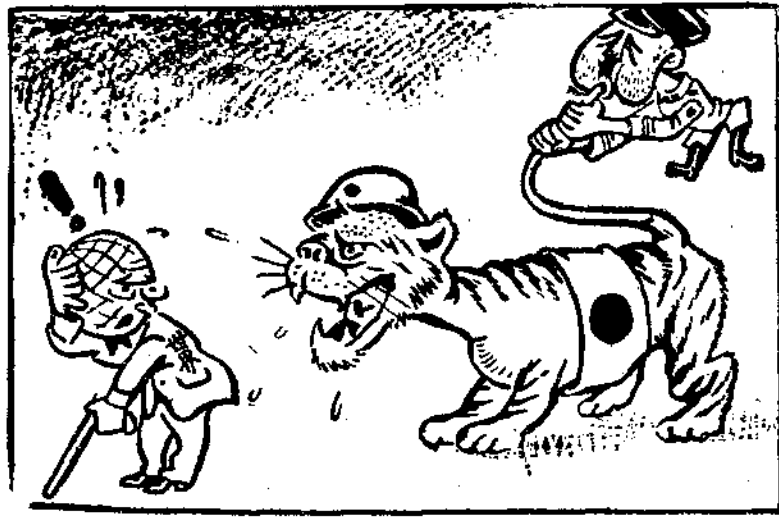
(九月九日)

譚助 閑大

九一八標語：九一八早晨我在薩坡賽路轉角，看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左手心握滿漿糊，在牆上輕輕兩抹；右手同時在口袋裏拿出兩條約一尺長的紅綠紙貼上；標語兩張立刻赫然在目。我們和他談話，他態度從容地回答說：這種貼標語的法子最便利最迅速；我一小時內可以貼幾千張呢。說着，他的左手又在一家店鋪的玻璃窗上撫摸了。

一年前因為逃難的原故，不得不在八·一二的下午，從南市的已經住了二十年的老屋裏，遷居到法租界來。

在離開現在的法大馬路的住所的附近的天主堂街上，有着一所美國人開設的「飯店」，這裏的地方很清靜，伙計們也非常客氣，於我更覺得有利益的，是在下午化上兩角錢喝一杯咖啡，便可以盡情讀完當天的外國早報和晚報，一切滿意得像一個圖書室，除非那時有人「格達！格達！」地在弄着那「吃角子老虎」了。



吃角子老虎的命運

會 送

虎」了。

正在某一天，

我一面被「格達！

格達！」的「吃角子

老虎」的聲響在侵

擾着，而另一方面却

讀到了一篇關於中

日戰事的論文，在

這論文的末了一句

說：「日本的侵華

是弄吃角子老虎的

命運！」，換一句

話說，一定是日本

這一次對華戰爭的

必歸失敗無疑了。運用「幽默」語調來論斷世界的大事件，原是外國新聞記者們的特長，但在「日本玩火。」，「日本的泥足。」，等等的語句裏，再沒有這一句「日本侵華是弄吃角子老虎的命運！」來得更誘惑而動人了。因此，引起了

我對於這「吃角子老虎」的注意。

所謂「吃角子老虎」不過是二尺多高一尺多闊的一座長方形的機器，在右面有着一個放入角子的小孔和一個扳手，在左面有着一個半尺長，三四寸闊的一

個玻璃框，在這裏有着三座輪子，在每一座輪子上描繪着許多不同的花樣，當你放進一枚雙角而扳動扳手的時候，框裏的三個輪子就很急速的轉動了，待輪子的轉動靜止，便由三個輪子上的居中一排花樣的配合來決定你的命運，如其花樣的配合和他所規定的某一種相同，便會有所應得的獎金從下面一個孔裏滾出來。二枚，四枚，八枚……到二十枚的雙角。如其你能夠扳出二十枚的話，這飯店裏還另外給你十塊錢的獎金，這裏的規矩是如此，別處的機器和規矩，也許是兩樣的。

「吃角子老虎」並不是這機器的真正的名稱而是一個含着可怕和警戒的意思的別號，好像和我們慣常不喜歡直呼一個強盜的尊姓大名而喜歡稱呼他的混名一樣。

這實在是一種公開的賭博，在美國的許多州都已遭遇法律的禁止了，中國的海關雖然也不准進口，但這些怪物還是源源不絕的偷運得來，並公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庭廣眾散放着，視為一種正常的玩物。

理智和金錢雖都不允許我去做一個打虎的武松型的英雄，但這裏的一班好虎鬚的勇敢者和冒險家，却都成了我的有趣考察的對象了。

有一位身體頗長，滿臉酒斑的外國漢子，常常對着那些被吃了角子的人很感慨地親切地作這樣的說教：

「你輸了多錢？」

「三塊錢！」

「你幸運得很，你看，我在這裏不到三十分鐘，這機器已贏了你們十多塊錢。」

他會很熱心地把這機器的構造用筆畫出來給你看，「這裏的機器是誠實的，有些地方把獎金多的花樣減少了，把沒有獎金的花樣加多了，使你輸更多的錢！」

但這些話是很少效力的，其實他也很明瞭。「世界上的無論那一個民族，沒有不具賭性的，我的家財全部都消滅在賭博，一個人沒有賭性便不能成大事



腥風

耀五

昔大華烈士撰東南，西北，陰陽風，彼時國家承平，取材注重幽默，使讀者看了發慧心的微笑。但現在時勢已變，寇騎遍地，虎狼成羣，試觀今日之域中，盡染腥羶之氣氛，欲步大華韻事，已不可得，且亦不忍。然而丁茲亂世，逸話正多，或則真的流芳可垂千古，或則資格不夠萬年竟妄想遺臭。爰據耳聞目見，雜取報章傳載，隨得隨記。此亦風也，不過帶有腥羶之氣，故名之曰腥風。

香港小販義賣

獻金運動，全國風景雲從，但在香港却另有一種小販義賣運動，據香港大公報說：這個運動，起原於深水埗十二位果蔬小販，因這十二人的精誠感召，和該區全體商民的熱烈贊助，在僅僅幾天之內

，得到鉅額賑款。然後鮮魚販響應，然後各區響應，全香港九龍都開動了，一切小販，都發起了，一切商店，都爭看買義標，許多工廠職工，賽着出捐款……不幾天而傳遍了全香港，全九龍，開動了一切職工與住戶。陶行知有詩紀其事云：南海有義買，高風可崇拜；跟着苦人學，中華萬萬載。

無獨有偶

『興亞會』恐怖份子夏惠生運動導報館工人章炳炎放火燒報館，先約章去虹廟燒香，結為兄弟，花去一千四百餘元。楊家駒秦錫康引誘蔡鈞徒，也是先到虹廟燒香結拜兄弟。（所費不詳）無獨有偶，似乎成了『興亞會』的定案，可惜保安司徒在亂世不能保安，却做了漢奸賣友的監誓人。

電影三不

日人集資二百萬設『中華國策電影公司』，想獨佔中國電影，及外片入口。據某外片商代表談。『此種方法，在『滿洲國』早已實行，但日本人民不要看，華片人民不許看，外片則人民又被阻止不得看，所以電影營業衰落。若在華中華北這樣辦，相信結果亦必相同。』

妓女爭捐款錦標

香港中環兩妓女楚環和麗荷競賽捐款，揭曉出來，楚環得錦標，銀數是國幣一千一百七十七元六角

，麗荷是國幣一千一百一十二元一毫，比對起來，麗荷少了六元五毫，落至第二。麗荷爲了這一點，竟至哭起來。

漢奸與傀儡區別

偽立法院長溫宗堯對人說，社會人士儘罵我們是漢奸。其實漢奸是要稱洩漏機密，傳遞情報的人，至若我們與其說是漢奸，倒不如說我們是傀儡比較更要恰當些。

「八」

在山西，日軍見到老百姓，就用手比「八」字。最初老百姓都不知道，不答，這樣還無辜死過好些。後來老百姓知道是問有沒有八路軍。回答他沒有，他哈哈的一笑就過去了，或者還在村中騷擾一陣。如果答有，他立刻撒腳就跑。後來老百姓一見到日本兵，就一邊舉手扳「八」字，一邊點頭。他們什麼都不顧就走，那怕有他喜歡的女人，他也走。

北平青年守氣節

因不得已之原故，而困居古城之知識青年，其數不少，然均不甘降日。其消極者，投奔無門，初則當買爲生，後無以爲繼，甚至有賣『王致和臭豆腐』者，北平一種土產，一般貧苦兒童，提籃沿街叫賣，多爲勞苦民衆所喜食。其積極者多赴西山一帶成立游擊隊。

大美晚報

◀ 刊晚之大最數銷一唯上海為 ▶

立論純正
言人所不敢言
消息迅捷
記人所不敢記
不受任何方面之
威逼利誘
始終保持其獨立
嚴正態度

每二份
份時出
法將版
幣貳零
分售

大美晚報

午刊

導緊茲
起張因
見為國
特迅際
發速局
刊報勢

● 大宏力效 ● ● 告廣登刊 ●

最銷 公言 放篇
多數 正論 大幅
迅報 詳記
速導 實載

大美晚報

◀ 五〇一〇八話電 號九十路亞多愛：址社 ▶

X M H C

台電播廣報晚大美

波 週
(周 千 百 七)

本電台專供給當日各種消息，國外航行，體育消息及國際間大事，每天輪流播送，報告用英語國語及粵語三種。

本電台報告之新聞係大美報及大美晚報之消息。其主要消息聽眾皆可收聽，且範圍廣大，決無遺漏或偏執之誤。至於娛樂節目增加，現正計劃選擇，務使本電台，忠誠為各界作進一步之服務。

THE POST-MERCURY COMPANY, FED. INC., U.S.A.

◀目要期本▶

張店鎮巷戰
爹娘被炸死了的孤兒羣
永遠攻不破散兵綫
紅軍時代的八路軍將領
三十萬雄師保障武漢三鎮
第一次的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的起點？
捷克軍備
瀟關雄姿
張伯倫飛德二晤希特勒

報國威中

內容綜合
戰事報道
國際動態
世界獵奇
以及趣味性
之珍貴材料

● 角三價定册每 ●

全年 六元五角

半年 三元五角

歡迎 定戶

理經總

司公誌據書國中

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
三一二二九話電

理經埠外

號十街新日波窩 · 號九五二路北民漢州廣
司公誌據書國中 · 市中道大后皇港香

封面五彩精印，內容注重照片圖畫，編排新穎，使閱者一覽無遺，置備一本，世界大事，盡可收入眼簾，已出十五冊，二卷三期十月一日出版，歡迎各界長期訂閱。